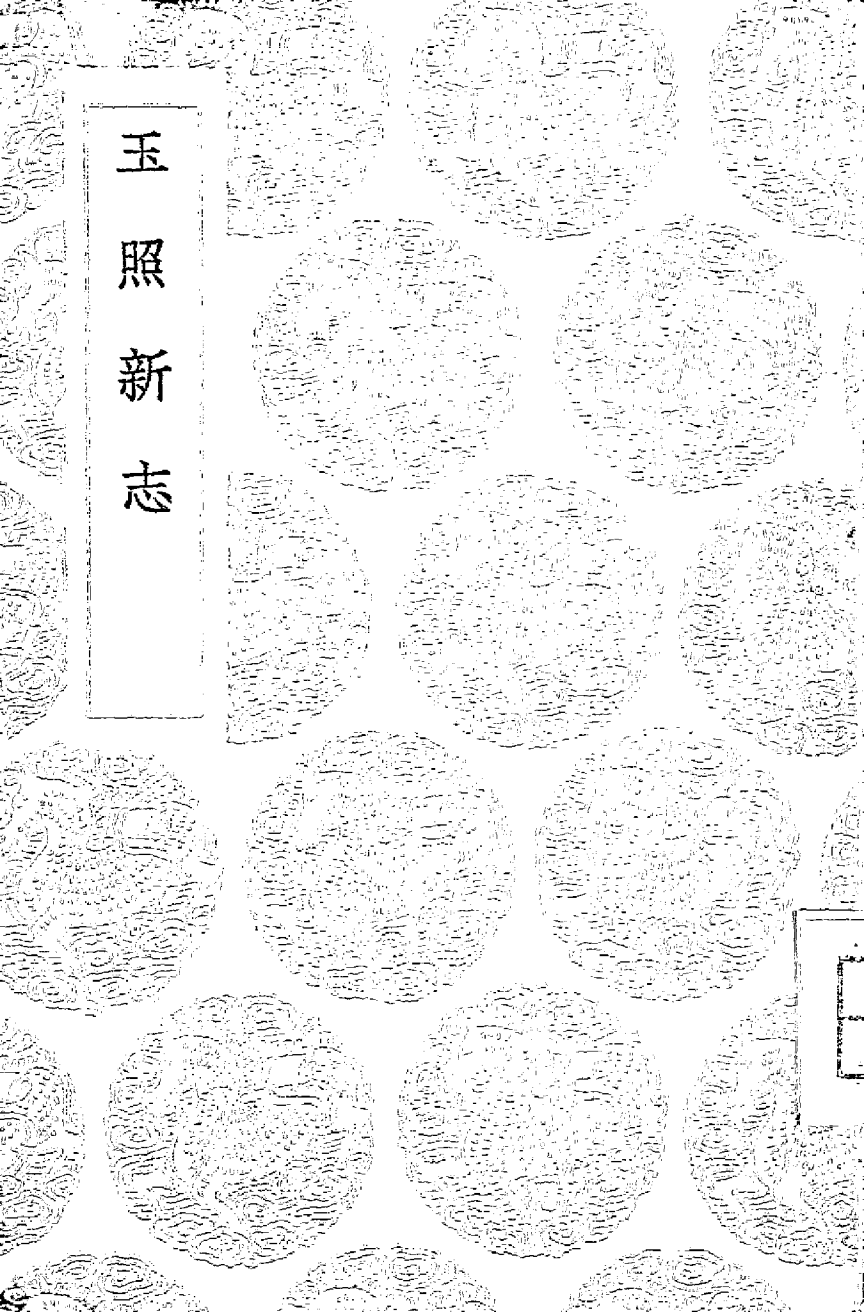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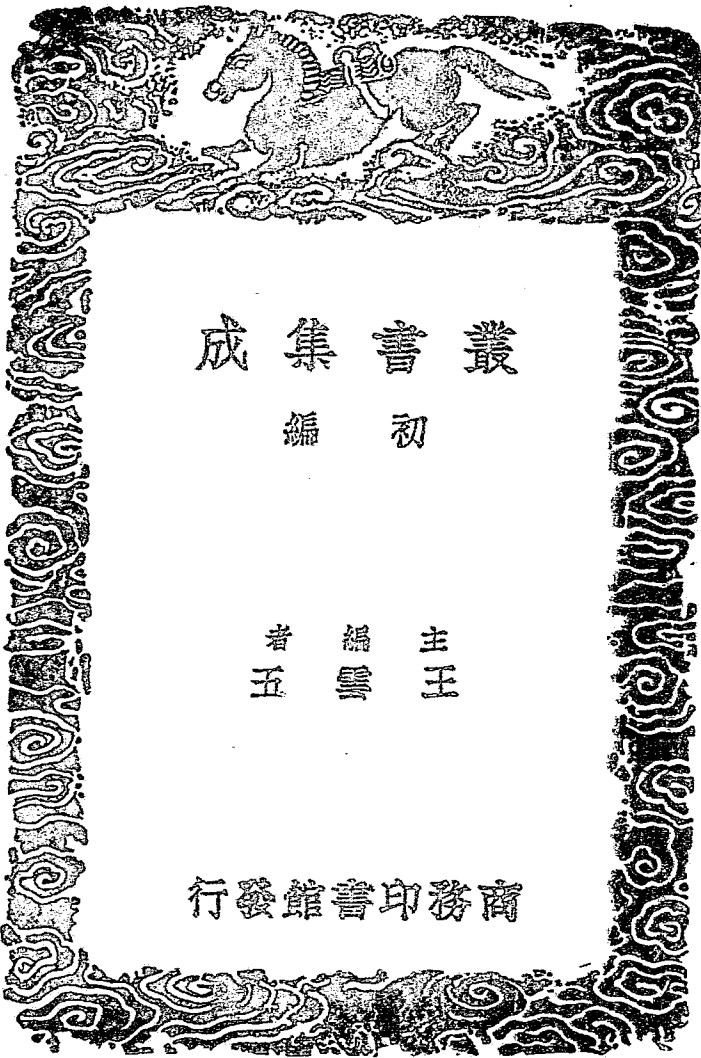


玉照新志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志新照玉



3 0646 4208 9

撰清明王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堂祕笈及唐宋叢書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寶顏六卷唐宋四卷刪削竄亂皆非完帙學津本五卷與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所載卷數符合又王堯臣諫疏李長民賦姚平仲露布此本俱全錄未刪節故據以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玉照新志六卷。宋王明清撰。此書多談神怪及瑣事。亦閒及朝野舊聞。及前人逸作。所載胡舜申己酉避亂錄。頗詆譏韓世忠。明清不爲置辨。蓋當時相去甚近。毀譽糾紛。尙未論定。宋齊愈獄牘一條。深不滿於李綱。則朱子語類。亦有是語。非好詆譏正人。他如王堯臣諫取燕雲疏。李長民廣汴都賦。姚平仲擬劫寨破敵露布。皆載其全文。足資參證。又如載會布馮燕水調歌頭排遍七章。爲詞譜之所未載。亦足以見宋時大曲之式。蓋明清博物洽聞。兼嫻掌故。故隨筆記錄。皆有裨見聞也。其曰玉照新志者。序謂得一玉照於永嘉鮑子正。又獲米南宮書玉照二字。揭之寓舍。因以名其所著書云。

50545

玉照新志序

慶元戊午。明清得玉照一於友人永嘉鮑子正。色澤溫潤。制作奇古。真周秦之瑞寶也。又獲米南宮書玉照二字。因揭寓舍之斗室。屏跡杜門。思索舊聞。凡數十則。綴緝之名曰玉照新志。務在直書。初無私意。爲善者固可以爲韋弦。爲惡者又足以爲龜鑑。間有奇怪諧謔。亦存乎其中。若夫人禍天刑。則付之無心可也。長至日。汝陰王明清書。

玉照新志卷第一

宋



神廟聖意。銳於圖治。熙寧之政。既一切變更法度。開邊之議遂興。洮河成功。梅仙拓地。宋復疆者西事也羌韓存寶以弗績誅。繼而永洛大飢。徐禧之徒死之。由是恥於用兵。上亦鬱陶成疾。元定知政慮事諸公共議捐其所取。紹聖崇寧紹述之說舉。竄逐棄地之柄臣。取青唐。進築滄鄯銀夏。至童貫蔡攸乃啓燕雲之役。馴至靖康之禍。悉本二子紹述。思之令人痛心疾首。

元祐黨人。天下後世莫不推尊之。紹聖所定。止七十三人。至蔡元長當國。凡所背己者。皆著其間。殆至三百九人。皆石刻姓名。頒行天下。其中愚智溷淆。不可分別。至於前日詆訾元祐之政者。亦獲廁名矣。唯有識講論之熟者始能辨之。然而禍根實基於元祐嫉惡太甚焉。呂汲公。梁況之。劉器之。定王介甫親黨。呂吉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親黨。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六十人。勝之朝堂。范淳父上疏。以爲穢厥渠魁。脅從罔治。范忠宣太息語同列曰。吾輩將不免矣。後來時事既變。章子厚建元祐黨。果如忠宣之言。大抵皆出於士大夫報復。而卒使國家受其咎。悲夫。

元祐初。脩神宗實錄。秉筆者極天下之文人。如黃秦晁張是也。故詞采粲然。高出前代。紹聖初。鄧聖求蔡元長上章。指以爲謗史。乞行重脩。蓋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涑水紀聞。如韓富歐陽諸公傳。及劄劉永

年家世載徐德占母事。王文公之詆永年。常山呂正獻之評曾南豐。邵安簡借書多不還。陳秀公母賤之類。所引甚多。至新史。於是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且究問前日史臣。悉行遷斥。盡取王荊公日錄。無遺以刪脩焉。號朱墨本。陳瑩中上書曾文肅。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也。其所從來。亦有本焉。覽者熟究而考之。當知此言不誣。

紹興庚申。金人以河南故地歸我。詔以孟富文庚爲東京留守。富文辟畢少董良史以自隨。未幾。金敗盟。少董身陷僞地者累年。嘗於相國寺鬻故書處。得熙豐日歷殘帙數葉。無復倫序。少董南歸。出以相示。於是緝其可以傳信者凡八條。今錄於編。亦有已見裕陵實錄中者。併存之。

云。中書劄子度支員外郎充龍圖待制。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呂大防奏。伏見本路鳳翔府寄居著作佐郎前崇文院校書郎張載。學術精深。性資方毅。昨因得告尋醫。未蒙朝廷召命。義難自進。老於田闕。衆所共惜。臣未敢別乞朝廷任使。欲望聖慈。且令召還書館舊職。有不如臣所舉。甘坐罔上不忠之罪。候敕旨。奉聖旨。依奏。許朝參。令發來赴闕。依舊供職。

又云。中書省劄子。已降敕旨。奉使高麗船第一隻。賜號凌虛。致遠安濟。神舟第二隻。賜號靈飛。順濟。神舟。右奉聖旨。額。且令御書院如法書寫。一面疾速入急遞。至明州交割。及本州製造牌額。安排所有勅牒。令安燾等收掌。

又云。均州奏。爲本州編管前漳州軍事判官練亨甫。逐次與兄練劫。弟練冲甫。往女弟子魯麗華家踰濫。

後收養在寶林院郭和尚房下，令求食。因探見魯麗華與百姓王九在店飲酒，喚歸寺毆打魯麗華，致樂營將申舉，已送司理院照對去訖。奏聞。

又云晉州奏據雄州防禦推官知秀州崇德縣事充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狀，欲乞令今後春秋釋奠，並以兗鄒二公配享，如允所請，乞卽下禮部定奪次序立式。伏乞備錄聞奏。州司所據陸長愈狀奏聞，候勅旨。尋下太常寺定奪申部。今據本寺狀看詳，先聖文宣王以先師顏子配享，及以次從祀，皆其門弟子也。孟子知道固當知尊禮，然與孔子異代，難與顏子並行配享之禮。所請難議施行。申部看詳，太常寺所定未得允當。古者配享及從祀，但取著德立功，其道有以相成者，不必皆用同時之人。如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先農之配，卽以後稷神。句芒爲少昊氏之子，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今春秋之祭，則句芒配伏羲祝融大庭，迎氣之日，又爲從祀，是異代之人，得爲配祀明矣。唐貞觀二十一年，詔伏勝高堂生杜預范寧之徒二十一賢，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至今猶爲從祀。孟子於孔聖之門，當在顏子之列。至荀況揚雄韓愈，皆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久未配享，誠爲闕典。伏請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享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之次。所有荀況揚雄韓愈，並以世次先後，祀於左邱明等二十一賢之間。所貴上稱聖朝褒崇儒賢備脩祀典之意。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帖檢。會左邱明至范寧等二十一人，並封伯爵，如允所請，卽乞荀況揚雄韓愈，並加封爵。自國子監及天下至聖文宣王廟，皆塑鄒國公像，其冠服同兗國公，仍畫荀況等像於從祀之列。荀況在左邱明之下，揚雄在劉向之下，韓愈在范

寧之下冠服皆從封爵奉聖旨依。

又云勅下江東轉運司斷太中大夫充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陳繹爲前知廣州日將造到公使庫檀木觀音將松木觀音換檀木觀音入己并將公使錢糴糧餵飼自己白鷗等并役使土丁槍手脩築廊宇內地基及并將官乳香於神寺獨自焚燒并申奏辨明所犯虛詐及取勘時逐次虛妄等罪并男承務郎新差汝州洛南稻田務陳彥輔役使廣州軍人織造木綿生活等罪并取勘虛妄併將仕郎試國子監四門助教郭應之於廣州公使庫受供給與陳繹管宅庫買物虧價陳繹合追見在太中大夫舊官諫議大夫龍圖閣待制或以職當徒一年勒停緣前項輕罪內犯盜賊一正仍令准例追毀出身以來誥勅文字除名勒停放陳彥輔各從杖一百私罪上定斷罰銅十斤放郭應之該赦奉勅並依斷內陳繹特免除名勒停放龍圖閣待制仍追一官差知建昌軍替鄭琰成資過滿闕陳彥輔特衝替又云王安石劄子奏幸遭聖運超拔等夷知獎眷憐逮兼父子戴天負地感涕難勝願迫衰殘糜捐何補不勝螻蟻微願以臣今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爲僧寺一所永遠祝延聖壽如蒙矜許特賜名額廣昭希曠榮遇一時仰憑威神誓報無已取進止奉聖旨依所乞以報本禪寺爲名額其中載練亨甫事亨甫以知經術馳名熙寧間爲王荊公之高弟而所坐迺爾殊不可曉又恐在譎籍一時官吏迎合觀望如秦少游未可知耳。

章聖朝种明逸抗疏辭歸終南舊隱上命設宴禁中令廷臣賦詩以寵其行獨翰林學士杜鎬辭以素不

習詩誦北山移文一遍。明逸不擇云。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處哉。熙寧中。王荊公進用時。有王介中甫者。以詩詆之云。草廬三顧動幽墊。蕙帳一空生曉寒。荆公不以爲忤。但賦絕句云。莫向空山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不自知。蓋取於此。中甫。三衢人也。昭陵時。中制科。仕裕陵。爲從官。子沈之彥。允。漢之彥。周。渙之彥。昭。瀉之彥。楚。皆近世名卿。今家居京口。

熙寧中。有太廟齋郎姜適者。淄川人。樞密遵之孫。嘗從開封府覓舉。還鄉。途中有平輿數乘。每相先後。初亦不暇問之。旣抵里中。乃徑趨其家。適出詢之。有婦人焉。顏色絕代。方二十餘。語適曰。吾來爲汝家婦。適曰。吾納室久矣。豈容他人。婦云。使足下自有妻。我願妾御無悔。反覆酬酢久之。適知其怪。然勢不容拒。遂以廊廡間空屋數楹處之。徐觀其變。婦者亦有使令。自置烟爨。烹飪飲食。無異常人。略無毫髮之擾。亦不與之講男女之好也。旣無從詰其來歷。但合門畏懼而已。積是逾年。人情相與亦頗稔熟。忽有道人直造舍。婦一見掩袂大哭。道人者語適云。子倘不遇我。禍有不可言者。此婦人劍仙也。始與其夫亦甚和鳴。終乃反目。婦易形外避其夫。訪於天下。今將迹至君家。來殺此婦。并及君焉。吾先知之。萬里來救君命。今夕必有異。子但閉目勿開。安以待之。可保無虞。是夜三鼓後。忽窗中劃然有聲。見二劍自空飛入。適如其言。瞑目安坐。少焉。二劍盤旋於適頭之前後。天將曉矣。忽聞喝聲甚厲云。可啓觀。卽蚤來之道人也。下視之。有人首一。血流滿地。道人曰。可賀矣。腰間瓢中取藥一捻布之。血化爲白水。人首與道人俱不見。次日婦人亦辭謝而去。適自此神氣秀爽。不復以利名繫心。屏妻子。常往來鄆杜之間。

以藥餌符水療人之疾。數見奇效。時人敬之。其後孫處恭安禮所言如此。安禮君子人也。所言必不妄。明清近觀熙豐起居注云。元豐四年。慈聖光獻皇后上仙。裕陵追慕。至忘寢食。適詣闕上言。能使返魂。上亦信之。使試其術。且載其施行云。太廟齋郎姜適進狀。稱係虞部郎中正觀之子。光祿寺丞緯之姪。爲學道休官。有法。能致太皇太后復生。詔差御藥院李舜舉傳宣中書密院兩府南廳聚詢。本人稱限六十日內。當如其所陳。於京師城西金明池內脩壇作醮。差御藥監及宣使賜淨衣一套。至期無驗。復詰之云。太后方與仁宗凭玉闌干賞千樹梅花。無意復思人間。上以狂妄除名。送秀州編管。後不知所終。

元祐三年。東坡先生自翰苑出。牧錢塘道。繇毘陵之洛社。時孫仲益之父。教村童於野市茅簷之下。仲益方七八歲。立於岸側。東坡望見。奇之。呼來前。與語。果不凡。詢其所學。方爲七字對矣。與之題云。衡茅稚子。璠璣器。仲益隨聲應之云。翰苑仙人錦繡腸。大加賞歎。贈之以縑酒。囑其父善視之。後來果爲斯文之主盟。

趙諗者。其先本出西南夷獠。戕其族黨來降。賜以國姓。至諗。不量其力。乃與其黨李造賈時成等宣言。欲除君側之姦。詞語頗肆。狂悖。然初無弄兵之謀。建中靖國時事。旣變。諗亦幡然息心。來京師注官。時會文肅當國。一見。奇其才。而薦之。擢國子博士。諗謁告省。其父母於蜀中。其徒句羣以前事告變。獄就。遂以反逆伏誅。父母妻子。悉皆流竄。改其鄉里。渝州爲恭州。文肅亦坐責。告詞略云。逮求可用之才。輒薦

逆謀之首是也。究其始，止以狷忿妄作，遂至殺身覆宗。百世之下，永負寇盜之名。學者亦當以輕剽爲戒焉。

明清每閱唐史甘露事，未嘗不流涕也。嗟夫！士大夫處昏庸之世，不幸罹此，後來無人別白，可恨。近觀續皇王寶運錄云：僖宗光啓四年正月詔云：太和九年，故宰相王涯以下十七家，並見陷逆名。本承密旨，遂令忠憤，終被冤誣。六十餘年，幽枉無訴，宜霑沛澤，用慰泉扃，並與洗雪。各復官爵，兼訪其子孫，與官使銜冤之魂，亦伸眉於九原矣。惜乎劉昫宋景文歐陽文忠不見此書，載之於新舊唐史，殊爲闕文。如褒贈常濬孟昭圖二人之文，亦其時已見之洪景廬容齋三筆，不復重錄。

明清家昔有盧載范陽家誌一書，敍其祖多遜行事之詳，爲陸務觀假去，因循不曾往索，尙能彷彿記其二三。一則云：多遜素與李孟雍穆厚善，多遜竄逐後，萬里相望，聲迹眇絕，時法禁嚴，邸報不至海外。一日，忽赦書至，後有參知政事李多遜云：此必孟雍若登政府，吾必北轅，戒舍人僦裝已，而果移容州團練副使，未渡，巨浸間忽見江南李後主衣冠如平生，問云：相公何以至此？多遜云：屈後主斥之云：汝屈何如我屈，由是感疾而殂，又多遜門下士，有種英蘇冠者，平生最器重之，得罪後，賓客雲散，獨英冠二人徒步送抵天涯而還。英後易名放，卽明逸，冠易名易簡，魁天下，爲參知政事。

本朝有兩張先，皆字子野。一則樞密副使遜之孫，與歐陽文忠同在洛陽幕府，其後文忠爲作墓誌銘，稱其志守端方，臨事敢決者，一乃與東坡先生遊，東坡推爲前輩，詩中所謂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

燕燕忙能爲樂府。號張三影者。有兩蘇世美。一東坡作哀詞者。一蘇丞相子名京。二人皆知名士也。王子高遇芙蓉仙人。事舉世皆知之。子高初名迥。後以傳其詞徧國中。於是改名遠。易字子開。與蘇黃遊甚稔。見於尺牘。東坡先生又作芙蓉城詩云。決別之時。芙蓉授神丹一粒。告曰。無戚戚。後當偕老於澄江之上。初所未喻。子開時方十八九。已而結婚向氏。十年而鰥居。年四十。再娶江陰巨室之女。方二十矣。合卷之後。視其妻。則情盼冶容。脩短合度。與前所遇無纖毫之異。詢以前語。則惘然莫曉。而澄江陰之里名也。子開由是遂爲澄江人焉。服其丹。年八十餘。康強無疾。明清壬午歲。從外舅帥淮西。子開之孫明之。諱在幕府。相與遊從。每以見語如此。此事與雲谿友議玉簫事絕相類。子開。趙州人。忠穆饒之孫。虞部員外郎正路之子。仕至中散大夫。晚歸守濡須。祠堂在焉。賀方回爲子開挽詩詞云。我昔官房子。嘗聞忠穆賢。又云。和璧終歸趙。干將不葬吳。今乃印在秦。少游集中。明之子卽爲和寧也。少游沒於元符末。子開大觀中猶在。其誤明矣。

元符中。饒州舉子張生游太學。與東曲妓楊六者好甚密。會張生南宮不利歸。妓欲與之俱。而張不可。約半歲必再至。若渝盟一日。則任其從人。張偶以親之命。後約幾月。始至京師。首訪舊游。其鄰儻舍者迎謂曰。君非饒州張君乎。六娘每恨君失約。日託我訪來期於學舍。其母痛折之。而念益切。前三日。母以歸洛陽富人張氏。遂偕去矣。臨發。涕泣多與我金錢。令候君來引觀故居。畢。乃儻後人。生入觀。則小樓與室。歡館宛然。几榻猶設不動。知其初去如所言也。生大感愴。不能自持。跡其所向。百計不能知矣。作

雨中花詞盛傳於都下云。或云。卽知常之子。予功譴也。其詞云。事往人離。還似暮峽歸雲。隴上流泉。強分圓鏡。枉斷哀絃。曾記酒闌歌罷。難忘月底花前。舊攜手處。層樓朱戶。觸目依然。從來嬾向繡緯。羅帳鎮交。比翼文鴛。誰念我而今。清夜常是孤眠。入戶不如飛絮。悵懷爭及。爐烟這回休也。一生心事。爲爾縈牽。此得之廉宣仲布所記云。

明清述揮塵錄。列本朝諸帝。以潛藩爲軍府。今又敬以徽宗詔旨考之云。政和五年十二月己亥。宣德郎王恬等言。本貫遂州。按九域志。都督府遂州爲遂寧郡。武信軍節度使。元豐八年。陛下初封遂寧郡王。紹聖元年。復以遂寧郡王出閣。與蘇潤二州時同。而事均。緣本州遂寧縣。元符二年。縣下慧明院。秋冬間。忽觀佛像五次出現。父老咸曰。遂寧佛出。越三年。奉陛下卽位。嗣登寶位。此其祥兆。乞改府額。詔陞爲遂寧府。又詔主上嘗封蜀國公。陞蜀州爲崇慶府。政和七年十二月壬午。詔以宿州零壁爲靈壁縣。以眞州爲儀眞郡。通州爲靜海郡。秀州爲嘉興郡。從九域圖志所奏請也。實錄與三州圖經及儀眞通志。嘉興三志。皆所不載。明清嘗陳于禮部。乞行下。遂州照會施行。

是歲十二月甲申。司動員外郎張大亨奏。切見朝廷講讀之官。在天子所者。謂之侍讀侍講。而諸王府亦。有侍讀侍講官。不當比擬。稱呼相紊。名之不正。孰大於是。太宗皇帝初。爲韓冀諸王置侍講。後有欲爲皇族子孫置之議者。以唐文宗改諸王侍講爲奉諸王講。請以教授爲名。從之。且皇族學官。尙不可與王府同稱。而王府官。豈可同天子講讀之號。詔諸王府侍講。改爲直講。侍讀改爲贊讀。大亨字嘉甫。一

時知名士也。

宣和元年十一月乙未。知温州蘇起奏。臣昨謹將耕藉詔書刻石。被以雲鶴。安奉廳事。仍行下四縣。依此施行。自此風雨調順。禾稼茂盛。既已收穫。枯麥又復生穗。每畝得穀一石至七八斗。乞令諸路州縣。效此施行。祐陵覽奏。不樂云。起諂佞。一至於此。何以儆在位。其華飾手詔。豈不是相侮。可送吏部。

陳瑩中諫垣集言之詳矣。削籍於建中靖國。崇寧初。蔡元長召拜同知樞密院事。卒於位。恩數甚渥。後二年。其子郊擢福建轉運判官。登對歸。與容言。穆若之容。不合相法。終當有播遷之厄。容告其語。遂坐誅。弟邦送涪州編管。處厚亦追貶單州團練副使。具列詔旨。至重和元年。燕雲之伐興。處厚之姪孫堯臣。以布衣詣京師。扣關上書。力陳不可。且極言一時之失。逾萬言。永祐御批云。比緣大臣建議。欲恢復燕雲故地。王堯臣遠方書生。能陳歷代興衰之迹。達於朕聽。臣僚咸謂毀薄時政。首沮大事。乞行竄殛。朕以承平之久。言路壅蔽。敢諫之士。不當置之典刑。優加爵賞。僉論何私。堯臣崇寧四年。已曾許用處厚。遺表恩澤。奏補。因處厚責降。遂寢不行。今處厚未盡復舊官。可特追復正奉大夫。給還遺表恩澤。特先補堯臣承務郎。此九月二十二日施行。明清伏讀至是。淚落闕干。始知永祐從諫如轉圜。而淵衷初亦知北征爲非。特當時大臣。惟務迎合將順。以邀功。不能身任死爭。卒至禍亂。可不痛哉。今盡列堯臣之疏於左。臣觀商高宗嘗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說復陳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以謂天下萬幾。一人聽斷。雖

甚憂勞。不能盡善。堂上遠於百里。以九重之深。而欲盡聞四方萬里之遠。百辟之忠。邪賢佞生民之利。害休戚。顧不難哉。是以帝王之德。盛於納諫。諫行言聽。則膏澤下於民。天下同臻於晏然之域。社稷之利也。臣聞陛下臨御之初。從諫如流。嘗下求言之詔。曰。言而不當。朕不加罪。於是譽諤之士。冒昧自竭。咸盡愚衷。而憸人欲杜塞言路。竊弄威柄。乃熒惑陛下。加以詆誣之罪。遂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於天下矣。比年以來。言事之臣。朝奏夕貶。天下之人。結舌杜口。以言爲諱。乃者宦寺專命。交結權臣。共唱北伐之議。思所以蠹國而害民。上自宰執。下至臺諫。曾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咸以前事爲戒。陛下復何賴焉。臣愚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隙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此臣所以日夜爲陛下寒心也。臣螻蛄之微。自頂至踵。不足以膏陛下之斧鉞。倘使上冒天威。必罰無赦。臣雖就死無悔。何憚而不言哉。願畢其說以獻焉。臣聞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而有外懼。蓋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果來。聖人以一身寄於巍巍之上。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安危之機。不在於夷狄之服叛去來也。有天下國家者。必固本以釋末。未嘗竭內以事外。雖羈縻制御之不失。徒使爲中國之藩籬耳。曷嘗與之謀大事。圖大功。俾憂生於內也。昔王郁說契丹入塞。以牽晉兵定。人皆以爲後患。可不鑒哉。古者夷狄憂在內。不在外。外憂之患。吾能固本以釋末。將賢而士勇。隨卽翦滅。其患不及中原。太山之安。有足恃者。內憂之懼。由吾竭內以事外。邦本凋殘。海內虛耗。累卵之危。指日可待。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爲之計。臣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無憂。甚可懼。

也。陛下亦思之乎。厥今天下之勢危於累卵。奈何陛下不思所以固本之術。委任奸臣。竭生靈膏血。數挑強胡。以取必爭之地。使上累聖德。億兆同憂。且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猶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乃搖尾乞憐。非畏吾也。蓋邊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彼故茫然不以動其心。陛下將啓燕雲之役。異日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狼子野心。安得不畜其銳而伺吾隙。以逞其所大欲耶。將見四夷交侵。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昔秦始皇纘累世之餘烈。既并六國。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萬里。其意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乃貪利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叛。漢孝武資累世之積蓄。財力有餘。士馬強盛。務恢封略。圖制匈奴。患其兼徙西國。結黨南寇。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師旅之費不可數計。至於用度不足。算及舟車。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始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宋文帝元嘉中。比西漢文景。分命諸將。攻略河南。致拓跋瓜步之師。因而國亂。陳宣帝纘業之後。拓土開疆。志大不已。遂有呂梁之敗。江左日蹙。力殫財竭。旋爲隋氏所滅。隋煬帝恃其富強之資。逞無厭之欲。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賦斂百出。四海騷然。土崩魚爛。喪身滅國。唐太宗定海內。時稱英主。然而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邱之役。師旅數動。百姓疲勞。雖未至於禍亂。然不免有中才庸主之譏。明皇開元之際。宇內謐如。邊將邀寵。競圖戰伐。西陲青海之戍。東北天門之師。殫西徂。邏之戰。雲南渡瀘之役。沒於異域數十萬人。燕寇乘之。天下離潰。是皆貪地窮兵。好功勤遠。忽守成持盈之道。不顧勞民之弊。昔者周宣中興。獫狁爲害。追至

太原及境而止。蓋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故享國日久，詩人咏其美，孝文專務以德化民，凡有不輒使。施以利民，匈奴結和親後，乃背盟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勞百姓。是以國富刑清，漢祚日永。天下歸仁，孝元亦納賈捐之之議，棄珠崖之陋。後世以爲美談。東漢建武中人，康俗阜，臧宮馬武請伐匈奴，報曰：捨近謀遠者，勞而無功；捨遠謀近者，逸而有終。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可謂深達治源者乎。歷觀前世，雖征討殊類，時有異同，勢有可否，謀有得失，事有成敗。然毒靈四表，瘡痍兆姓，未嘗不由好大喜功，竭內事外者也。人謂國雖大，好戰必亡。故聖人務德，不務廣土。王者不治夷狄，春秋亦內諸夏而外夷狄，非謂中國之力不能制之，以其言語不通，贊幣不同，種類乖殊，習俗詭異，居於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山谷險阻之地，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誠不欲竭內以事外也。故樊噲嘗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謂其可斬，馮奉世矯詔斬沙車王，宣帝議加爵賞，蕭望之謂矯詔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奉使者爲國家生事。陳湯誅郅支，匡衡劾其矯制而專命，郝靈臺斬默啜，姚崇慮彼邀功者生心，三朝終不加爵賞，抑有由矣。是知古者天子守在四夷，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羈縻不絕，使曲在彼，乃聖人制禦夷狄之常道也。在昔東胡避李牧，北虜憚郅都，南蠻服孔明，西戎畏郝玘，此四人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君臣同體，固守邊疆，故能威震四夷，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志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或有僥倖一時，爲國生事，興造邊隙，邦憲具在，夫何患云。我宋太祖皇帝撥

亂反正躬擐甲冑。總熊羆之衆。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然卒不能下幽燕兩州之殘寇。豈勇力智慧不足哉。蓋兩州之地。犬戎所必爭者。不忍使我赤子重困鋒鏑。乃置而不問。章聖皇帝澶淵之役。以匈奴舉國來寇。不得已而與戰。旣戰而勝。乃聽其求和。遂與之盟。遂巡引兵而退。蓋亦欲固邦本而不忍困民力也。明矣。伏願陛下思祖宗積累之艱。鑒歷代君臣之失。永塞邊隙。務守景德舊好。選忠信智勇之人。如邳都者。使守險塞。而嚴軍高壘。毋戰據關扼險。荷戟而守之。無使夷狄乘間伺隙。窺我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豈不偉歟。臣前所謂燕雲之役。與則邊隙遂開者。此也。臣觀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由宦者專政。當時時君世主。心非不知其然。而因循信任。不能斷而馭之。故終至委靡頹弊。傾覆神器。不可支吾而後已。大抵此曹手執帝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出入臥內。靡間朝夕。巧於將迎。則君心爲之必移。況隆以高爵。分以厚祿。加之信任。以資其威福之權哉。我宋開基。太祖皇帝鑒前代之弊。務行剗革。內品供奉。不過二十人。徒使供門戶灑掃之役。寶元以後。員數倍增。祿廩從優。咸平中。秦翰雷有終。因討王均之亂。旣而有功。授以思州刺史。自後劉寶信等。初無纖毫之功。咸起僥倖之心。乃攀援二人。遂皆遙領團防刺史。議者否之。繼以明道制命。出於帷幄。威福假於宦寺。斜封墨敕。授之匪人。委用漸大。茲風一扇。先朝之典制盡廢。當時臺諫。以死爭之。期必行而後已。今乃不然。宦寺之數。不知其幾。但見腰金袍紫。充滿朝廷。處富貴之極。忘分守之嚴。專想威權。決議中禁。蔽九重之聰明。擅四海之生殺。懷諂諛之心。巧媚曲求者。則舉而登用。勵匪躬之操。直情忤意者。則立

見排斥。以致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府第羅列天都。親族布滿丹陛。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侔於天子。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僭擬後宮。狗馬飾雕文。土木被錦繡。更相援引。同惡相濟。一日再賜。一月屢封。爵命極矣。田園廣矣。金縉溢矣。奴婢官矣。搢紳士大夫。盡出其門矣。非復向時掖庭永巷之職。閭牖房隴之任矣。皇綱何由而振耶。是以賢才怨譟。志士窮棲。莫此爲甚。昔人謂宦者專而國命危。良有以也。臣布衣賤士。無官守言責。不敢纖悉條具。上瀆聖聽。請以誤國之大者言之。童貫起自腐賤。本無智謀。陛下付以兵柄。俾掌典機密。自出師陝右。已彌歲禩。專以欺君罔上爲心。虛立城寨。妄報邊捷。以爲己功。汲引羣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交通饋遺。鬻賣官爵。超躡除授。紊亂典常。有自選調。不由舉薦。而改京秩者。有自行伍。不用資格。而得防團者。有放逐田里。不應甄敍。而擢登清禁者。有託儒爲名。了不知書。而任以蘭省者。或陵德鮮禮。不通世務。徒以家累億金。望塵雜拜。公行賄賂。而致身青雲者。比比皆是。或養驕恃勢。不知古今。徒以門高閥貴。搖尾乞憐。僥倖請託。而立登要津者。紛紛接踵。一時鮮儷寡廉。鮮恥之人。爭相慕悅。侵漁百姓。奉其所欲。惟恐居後。兵法。戰士冒矢石被傷。生有金帛之賜。死有褒贈之榮。自兵權歸貫。紛更殆盡。戰場之卒。秋毫無所得。死者又誣以逃亡之罪。賞罰不明。兵氣委靡。凱旋未久。秩品已崇。庖人廐卒。掃門執鞭之隸。冒功奏賞。有馴致節鉞者。名器一何輕哉。山西勁卒。貫盡選爲親兵。實以自衛。屯攻戰伐之際。他兵躬行陣之勞。振旅班師之後。親兵冒無功之賞。意果安在。此天下所共憤。而陛下恬不顧也。貫爲將帥。每得內帑金帛。以濟軍。須悉充私藏。乃立軍期之法。取償

於州縣。依勢作威。倚法肆貪。暴賦橫斂。民不堪命。將士爲之解體。貫方且意氣洋洋。自爲得計。兇焰傲然。臺諫之中。間有剛毅不回之士。愛君憂國。一言議已。則中以危法。遂使天下不敢言。而歸怨陛下矣。今者中外之人。咸謂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主。并倡北伐之議。經營既久。國用匱乏。乃始方田以增常稅。均糴以充軍儲。茶鹽之法。朝行暮改。民不奠居。加之以饑饉。迫之以重斂。其勢必無以自全。陛下苟能速革其弊。則赤子膏血。不爲此曹涸也。今天下之民。被茲毒蠱久矣。其貧至矣。養生送死不足之憾亦深矣。昔人謂刻核太至者。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焉。臣愚深恐無常心之民。以刻核太至。不能自安。或萌不肖之心。其患有至於不可禦者。又況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怨氣。天心憫焉。非朝廷之福也。劉蕡謂自古宦官領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其言載之青史。雖愚夫愚婦。莫之或非。陛下倘優悠不斷。異時禍稔蕭牆。奸生帷幄。追悔何及。伏願陛下廓天日之明。塞陰邪之路。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宦寺之役。使安其分可也。臣亦謂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陛下若曬之。此臣愚所不識也。恭惟陛下以社稷爲心。以生靈爲念。思禍患於未萌之機。戒其所當戒。更其所當更。自宸衷決而行之。無卹邪論之紛紛。天下幸甚。臣前所謂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者。此也。臣一介草茅。世食陛下之祿。沐浴陛下之膏澤久矣。當此之時。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臣獨輒吐狂直。上觸天威。非不知言出而禍從。計行而身戮。蓋痛紀綱之壞。哀生靈之困。變亂將起。社稷將危。忠憤所激。有不能自已者。不識陛下能赦之否。臣聞唐貞觀時。有上封事者。或不切事。文皇厭之。欲加黜責。鄭公諫曰。

古者立謗木。欲聞己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陛下思聞得失當否。咨其所陳言。言而是乎。爲朝廷之益。非乎。無損於政。帝悅。皆勞遣之。今臣惓惓之私。非敢望陛下咨其所陳。□□採其實而行之。使納諫之君。不獨專美於前代。臣子之至願也。惟陛下裁之。嗚呼。犯顏批鱗者。人臣之盡忠。廣覽兼聽者。聖王之盛德。臣之所以自處者。可謂忠矣。陛下所以處臣者。宜何如焉。願少緩天誅。庶開忠讜之路。永保無窮之基。倘或不容。身首異處。取笑士類。亦臣所不恤也。靖康初。堯臣爲宣義郎。成都府華陽丞。欽宗親批云。王堯臣昨所上書。議論慷慨。愛君憂國。出於誠心。可特轉奉議郎。除見缺。臺諫官聘書甫下。而堯臣死矣。

玉照新志卷第二

蹙破眉峯碧。纖手還重執。鎮日相看未足時。便忍使鴛鴦隻。薄暮投村驛。風雨愁通夕。窗外芭蕉窗裏人。分葉上心頭滴。祐陵親書其後云。此詞甚佳。不知何人作。奏來。蓋以詢曹組者。今宸翰尙藏其家。

宣和末。禁中訛言祟出。深邃之所有水殿一。遊幸之所不到。一日忽報池面蓮花盛開。非常年比。祐陵攜嬪御。闈宦凡數十人往觀之。既至彼。則有婦人俯首凭欄者。若熟寢狀。上云。必是先在此。祇候太早。不得眠。所以然。噲左右勿恐之。見其縝髮如雲。素頸粲玉。呼之。凝然不顧。上訝之。自以所執玉塵微觸之。愕然而起。回首乃一男。鬢鬚如棘。面長尺餘。兩目如電。極爲可畏。從駕之人。悉皆辟易。驚仆。上亦爲之失措。逡巡不見。上亟回輦。未幾。京城失守。狩於朔方。

明清揮塵餘話。記周美成瑞鶴仙事。近於故篋中得先人所敘。特爲詳備。今具載之。美成以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自杭徙居睦州。夢中作長短句瑞鶴仙一闋。既覺。猶能全記。了不詳其所謂也。未幾。青溪賊方臘起。逮其鴟張。方還杭州舊居。而道路兵戈已滿。僅得脫死。始入錢塘門。但見杭人倉皇奔避。如蜂屯蟻沸。視落日。半在鼓角樓簷間。卽詞中所謂斜陽映山落斂餘暉。猶戀孤城欄角者。應矣。當是時。天下承平日久。吳越享安閑之樂。而狂寇嘯聚。徑自睦州直擣蘇杭。聲言遂踞二浙。浙人傳聞。內外響應。求死不暇。美成舊居。既不可往。是日無處得食。飢甚。忽於稠人中有呼待制何往者。視之。鄉人之侍兒。

素所識者也。且曰：日昃未必食，能捨車過酒家乎？美成從之，驚遽間，連引數杯，散去，腹枵頓解，乃詞中所謂凌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約，有流鶯勸我重解繡鞍，緩引春酌之句驗矣。飲罷，覺微醉，便耳目惶惑，不敢少輒徑出城，北江漲橋諸寺，士女已盈滿，不能駐足，獨一小寺經閣，偶無人，遂宿其上，卽詞中所謂上馬誰扶醉，眠朱閣又應矣。既見兩浙處處奔避，遂絕江居揚州，未及息肩，而傳聞方賊已盡據二浙，將涉江之淮泗，因自計方領南京鴻慶宮，有齋廳可居，乃挈家往焉。則詞中所謂念西園已是花深無路，東風又惡之語應矣。至鴻慶未幾，以疾卒，則任流光過了歸來洞天自樂，又應於身後矣。美成平生好作樂府，將死之際，夢中得句，而字字俱應，卒章又驗於身後，豈偶然哉！美成之守穎上，與僕相知，其至南京，又以此詞見寄，尙不知此詞之言待其死，乃盡驗如此。

明清揮塵錄載雍孝聞事頗詳，近見狄浦朱去奢云：孝聞自海外量移池州以卒，嘗有詩云：官田種秫陶元亮，私釜生塵范史雲。至今郡人猶傳誦之，孝聞沒後，有和州道士亡其姓名，冒爲孝聞，走江淮間，其才亦不下孝聞，有弔項羽廟文云：無守陵之蕙帳，有照夜之寒釭。過東坡墓題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漫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外何人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在瑤宮。宣和初，至京師，遂得幸，祐陵謂其人可及林靈素之半，賜姓名朱廣漢。至紹興中，猶在寓會稽之天長觀，明清尙及識之，而洪景盧夷堅志記其一事云。

鄭紳者，京師人，少日以賓贊事政府，坐累被逐，貧窶之甚，妻棄去，適他人，一女流落宦寺家，不暇訪其生

死日益以困。偶往相監問命於日者。日者驚曰。後當官隆極品。未論其他。而今已爲觀察。且喜在今日。君其識焉。同行儕輩笑且排之。甫出寺門。有快行家者數輩。宣召甚急。始知其女已入禁中。得幸九重矣。卽除閣門宣贊舍人。未及歲。以女正長秋。得拜廉車。不數年。位登師垣。爵封郡王。極其富貴榮寵。妻再適張公緹。夤緣肺腑。亦至正任承宣使。韓髻斯士。鄭氏壻也。見語如此。

東坡先生知杭州。馬中玉成爲浙漕。東坡被召赴闕中。玉席間作詞曰。來時吳會猶殘暑。去日武林春已暮。欲知遺愛感人深。灑淚多於江上雨。歡情未舉眉先聚。別酒多斟君莫訴。從今寧忍看西湖。擡眼盡成腸斷處。東坡和之。所謂明朝歸路下塘西。不見鶯啼花落處是也。中玉。忠肅亮之子。仲甫猶子也。

裕陵初復西邊境。土夷人初不知姓氏。詢之邊人。云皇帝何姓。云姓趙。皇后何姓。云姓向。大朝直臣爲誰人。云包樞密。拯是也。於是推其族類。各從其姓。至今有仕於中朝者。然多右列。

明清揮塵前錄載中書令舍人紅鞵自葉少蘊始。出於姚令威叢話。近觀孫仲益所作霍端友仁仲行狀云。以大觀元年十一月。除通直郎。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故事。三品服角帶。佩金魚爲飾。一日。徽宗顧見公。謂左右曰。給舍等耳。而服色相絕如此。詔令太中大夫以上。犀帶垂魚。自公始也。與姚所記少異。湯舉者。處州縉雲人。與先人太學同舍生。有才名。於宣政間登第之後。累任州縣。積官至承議郎。居鄉邑。以疾不起。舉適上課。當遷員郎。而綸軸未頒。有王令洙者。南都人。文安堯臣之後。爲縉雲令。告其家云。未須發喪。少俟命下。舉妻懼不敢。令洙力勉之。且爲亟遣价疾馳入都。趣取告身。越旬日。始到。然後舉

哀令洙爲保任申郡遺澤遂沾其子卽進之思退也後中詞科賜出身盡歷華要位登元台震耀一時亦異事也故書之

秦妙觀宣和名倡也色冠都邑畫工多圖其貌售於外方陸升之仲高山陰勝流詞翰俱妙晚坐秦黨遂廢於家嘗語明清曰頃客臨安雨中見一老婦人蓬頭垢面丐於市藉簷溜以濯足泣訴於升之曰官人曾聞秦妙觀名否妾卽是也雖掩抑困悴而聲音舉措固自若也多與之金而遣之去仲高言已淚落盈襟蓋自愴其晚年流落不偶特相似爾言猶在耳輿懷太息

明清揮塵餘錄載李元叔上廣汴都賦於祜陵由此進用近得全篇於其從孫申父直柔今盡列於後臣竊惟皇宋藝祖受命奠都於大梁於今垂二百載列聖相承增飾崇麗煌煌乎天子之宅棟宇以來未之有也昔在元豐中太學生周邦彥嘗草汴都賦奉御神考遂託國勢之重傳播士林然其所紀述大率略而未備若乃比歲以來宮室輪奐之美禮樂聲容之華則又有所未及臣愚不才出入都城十年於茲矣耳目所聞見亦纔得其梗槩輒鼓舞陰陽以鳴國家之盛因改前賦而推廣焉始則本制作之盛者分方維而第之中以帝室皇居之奧任賢使能之效而終之以持守冀備乙覽之末爲賦曰有博古先生自下國而遊上京遇大梁公子於路相與問答傾蓋如故因縱言至於都邑先生乃援古而證之曰我聞在昔受命帝王繼天而作首定厥都用植諸夏之根本肇隆億載之規模若乃賁飾恢宏之美槩見於書經營先後之次備載於禮宅中圖大則有姬公之明訓權宜拓制則自蕭公而經始余不

敢高談羲皇。遠舉夏商。試卽周而陳之。二華對峙。八川交注。褒斜隴首之攸屈。函谷二嶠之並據。此宗周所都。或假山河之險固。漢高因之而啓帝祚焉。孟津後達。大谷前通。導以伊洛瀍澗之澤。控以成臯廣武之衝。此成周所都。適當天地之正中。光武因之而成帝功焉。畢昴之次。河冀之津。風俗漸乎虞夏。疆域逮乎齊秦。魏都之爽塏。信無倫也。衡嶽鎮野。龍川帶坳。列戈船於三江。儲戎車於石城。吳都之雄壯。信足稱也。接壤邛笮。通商滇楚。地蕃竹木之產。民厭稻魚之食。蜀都之富饒。信無敵也。凡茲都邑之盛。實儷美而爭雄。旁睨而論。雖辨若炙輶。繼日而莫能窮。公子聞之。始若矐眙。已而哂曰。先生於古誠博矣。孰若我目覩汴都之偉觀乎。顧其所以設險。則道德之藩。仁義之垣。豈獨依於山川。所以建中則皇極在上。九疇咸若。豈必宅於河雒。其爽塏也。有如上帝清都。神人五城。軼人寰之埃壘。極天下之高明。其雄壯也。有如鉤陳羽林。天兵四拱。威震則萬物伏。怒刑則四夷竦。其富饒也。有如海涵地負。深厚莫測。追魚麗之盛多。邁騶虞之蕃殖。彼兩漢之雜霸。雖仍於周家之舊墟。三國之鼎峙。雖臨乎一方之都會。較而論之。於今日。正猶拳石涓水。欲與五嶽四瀆爲比擬。所謂談何容易。先生曰。余生長太平和氣中。亦既有日。而處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益。驟來神州。恍然似失。目雖駭乎闕庭樓觀之麗。而未悉其制作之意耳。雖熟乎聲明文物之英。而未究其禮樂之情。予年在英妙。博聞強記。幸爲我衆言之。公子曰。僕實不敏。竊聞先進有言。昔自唐室不競。王綱浸圯。陵夷五季。紛綸四紀。上帝憫斯民之塗炭。眷求一德。作之君師。肆我藝祖。應天順人。出御昌期。若時衆大之居。實古大梁之域。在漢。則郡以

陳留而命名。在唐則軍以宣武而分額。考其地望。雖卓犖乎諸夏。而川流休氣。猶盤礴而鬱積。時乎有待。世莫能測。洎梁祖之有作。始建都而畫圻。匪梁人之能謀。天實啓之。匪天私彼有梁。實兆宋基。觀天文分野之次舍。則房心騰其輝。實沈寄其耀。仰星躔之有赫。直皇居而久照。察夫土脈之豐衍。則高者磊砢。下者墳廬。廓坡陀之愷澤。極灌漑之膏腴。語地形之高兮。則自泗而西。涉川上。歷濰陽。遂東至於通津。岡阜隱鱗。烟雲飛屯。其上鬱律。勢與天連。語汴渠之駛兮。則自鞏而東。達時門。抵宣澤。障洪河之濁流。導溫洛之和液。中貫都城。偃若雲霓。湔湔悍而不窮。上接雲漢之無倪。語雉堞之固。則偉拔金墉。繚以湯池。仰憲太微之象。屹臨赤縣之畿。語郊闔之壯。則密拱中宸。高映四野。揭華勝以干霄。謹嚴更而警夜。維是都之建也。雖自於梁。逮藝祖而始興。至太宗而浸昌。列聖相承。洎於今日。當國家之閒暇。肆乘時而增葺。遂跨三都。越兩京。擬二周而抗衡。數其南。則神霄之府。上膺南極。偉殊祥之創見。恍惚妙之難測。歲在丁酉。大闡真機。用端命於上帝。而彰信於羣黎。爰設定命之符。妙以蟲魚之篆。繼乾元之用。九參八寶。而垂範。乃嚴像設。祇奉茲宮。儼一殿以居上。總諸天而位中。靈妃上嬪。列於西。仙伯天輔。列於東。諤諤羣卿。義冠景從。往往名在丹臺。而身爲世輔。像圖孔肖。後先攸序。闢金堂。啓玉室。駭寶輪之飛動。森鸞仗之紛飾。其側乃有元命之殿。實總會乎衆福。本始載叶。歲禮惟穆。馨華封請。祝之誠。效天保無疆之卜。若夫陽德之建。咸秩火神於赫。熒惑厥位。惟尊。次曰大火。時謂大辰。配曰闕伯。以序而陳。原夫帝業之創。自於宋地。蓋乘是德。而王天下。飾之靈鈺。赤文婀娜。舉以示衆。遂定區夏。豈必赤

伏合信於鄙南之亭。神母告符於豐西之夜。主上承紀。奉祀致嚴。審辰出戌入之度。有視慈禮明之占。遂維五帝之象。夏體重離而面南。諸社聲於樂府。驗朱草於靈篇。火得其性。景貺昭然。瞻彼煌煌。位在南端。歷太微以受制。避心星而載旋。相我昌運。於千萬年。出南薰。望泰壇。隱若天高。渾若天圓。欽柴于茲。僉曰稱焉。先是有司。仍國舊貫。明宮齋廡。悉取繒綬。後洎紹聖。端誠攸建。精意孔昭。禮文彌粲。主上改元之初。載辛巳。長至。始親郊見。逮至癸巳之歲。蓋四舉茲禮矣。申勅春官。益嚴祀事。於是規法三代。祭器肇新。躬秉元圭。天道是循。百官顯相。齋戒惟寅。帝登玉輅。皇衢再遵。已而日景晏溫。天眞降臨。衣冠幢節之輝映。彩仗輦輅之參差。豈徒若見於渭陽。而接拜於天門。仰重瞳之四矚。聳羣目而動心。乃關琳館。揭號迎眞。用伸昭報。以福斯民。渡玉津。抵天田。王者之藉。厥畝維千。上春展事。務崇吉蠲。于時農祥晨正。東作是先。載黛耜於玉輅。敝雲幄於紺壇。葱轄馴服於廣阡之側。青旗旒靄於黃麾之間。帝御思文。飭躬禱專。屈帝尊以秉耒。勤天步而降軒。三推告畢。貴賤以班。遂播青箱之嘉種。以成高廩之豐年。然後穫之。稔穰瑞禾。是導郊廟明堂之大享。親奉粢盛。以致告。豈惟率天下之農而教本。蓋將勸天下之養而教孝。尉臺岩嶢。上觀昭回。厥基孔固。下鎮地維。儀象一新。於焉具設。上下互暎。俯仰並察。天體斯著。辰曜斯列。雲鼇上承。金虬四匝。備璿璣玉衡之制。兼馮相保章之法。陋靈臺銅渾之規。斥周牌宣夜之說。于以觀星。則進退伏見。不失其正。于以觀雲。則分至啓閉。各得其應。以候鍾律。則清濁之均協。以候晷影。則長短之度稱。遂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休徵既效。叢祥並膺。至若祕書之建典。

籍是藏。法西崑之玉府。萃東壁之靈光。凡微言大義之淵源。祕錄幽經之浩博。貫九流。包七略。四部星分。萬卷綺錯。犀軸牙籤。輝耀有燦。金匱石室。載嚴封鑰。或資討論。則分隸於三館。或備奏御。則會萃於祕閣。以至字畫所傳。則妙極六書。巧窮八體。有龜文鳥跡之象。有鳳翥龍騰之勢。真僞既辨。衆美斯備。圖書所載。則三祖餘範。七聖妙蹟。賭名馬於曹韓。覽古松於韋畢。緊絕藝之入神。駭衆觀而動色。肇建古文。宏肆豐儉。擇一時之英髦。命於焉而涵養。天下歆豔。不啻登瀛洲而隱滅室。名卿鉅公。由此塗出。若夫龍津所在。大關賢關。作庇寒士。今踰百年。勒豐碑以正文字之訛。建華構以藏載籍之傳。其中則鼎新大成之庭。寅奉宣聖之祀。象肖尼山。制侔闕里。其配享也。則惟顏孟之亞聖。其從祀也。則多鄒魯之儒士。儼威儀之若存。肅冠裳之有偉。至於庠序學校之教也。首善於京。自熙豐始。乃詳備講說。謹嚴課誦。規繩以勵其行。舍選以作其氣。發揮詩書之奧。頓革聲律之弊。爾乃采芑新田。育莪中泚。人才於此乎輩出。聖道因之而不墜。其外則用建原廟。近倣元豐。倣圖程度。罔或不同。朱薨相望。而特起繚垣。對峙而比崇。界以馳道之廣。臨乎魏闕之雄。祥烟瑞靄。煥爛蒙籠。大明以奉神考。重光以奉哲宗。父子之親。彌篤。兄弟之義。彌隆。屆四孟之改律。感節物於春冬。愴衣冠之出遊。軫羹墻於帝衷。既進祠於東宮之七殿。御潔誠以致恭。想睟容之如在。備享獻而肅雝。參以時王之禮。肆浸盛乎威容。飭茲惟謹。稽首拜頤。牙盤或薦。玉饌惟充。有飶其香。齋誠默通。願靈心之響答。宜福祚之延洪。乃若中臺所寄。號務淵藪。象應乎文昌。運侔乎北斗。四方利害。於是乎上達。三省政令。於是乎下究。爰卽西南仇爽之所。度

宏基而易舊。太社爲之嚮。西掖直其後。形勝潭潭。不侈不陋。列屋前分。是爲六部。自吏洎工。位於左。自戶洎刑。位於右。公庭肅若。百吏輻輳。於是糾以虞舜黜陟之公。輔以周公訓迪之悉。黜胥不能措其奸。慢吏不能逃其責。秩秩乎天地四時之聯。各率屬而分職。有倫有要。有典有則。用能効臂指之相應。總紀綱而並飭。至如天府之雄。統以京尹。民物浩穰。於三輔之虛。聚邑列布於千里之軫。風俗樞機。教化原本。當府庭之旣徙。肇分曹而務謹。職業斯勵。名實斯允。爰擇撥煩之才。俾長治於爾寮。南司之俗。坐革循沿之積弊。原廟之近。人無箠楚之喧囂。遭承平之日久。匪彈壓之是務。皇仁如天。萬物覆露。矧茲輦轂之下。日薰陶而鑿飮。不得已而用刑。每哀矜於拳梏。日無滯訟。歲無畱獄。貫索之象旣虛。園扉之草斯鞠。巍巍乎帝王之極功。頌聲作而民和睦。爾乃背宜秋。出城阿。神池靈沼。相直匪賒。伊苑囿之非一。聚衆芳而駢羅。神木千歲而不凋。仙卉四時而常花。宗生族茂。厥類實多。當青鳥之司開。正條風之暄暖。命嗇夫而啓禁籞。縱都人而遊覽。我皇踐祚之五載。六飛始御于苑門。蓋將順民心之所樂。達餘陽於暮春。指金明而駐蹕。觀曼衍之星陳。蘭撓飛動。綵仗繽紛。帝曰。斯樂予何敢專。遂踐瓊林。宴寶津。零湛露於九重。均禊飲於羣臣。脩先朝之故事。張太侯以示民。于以戒不虞於平世。勵武志而彌勤。其北則營壇再成。竄爲方丘。佇柔祗之歆饗。故神輿之是倅。考一代合祭之失。實千載循襲之尤。敦牂比至。曠典聿脩。帝躬臨於澤中。卽陰位而類求。配以烈祖之尊。侑以嶽瀆之儔。乃奠黃琮。震於神休。乃奏函鍾。格彼至幽。澄宿氛而不雨。暢協氣以橫流。顧瞻空際。密邇靈旂。有持戈者。有執戟者。有質若獸者。

有喙若鳥者。地之百靈祕怪。感帝德而來遊。景光爲之燭曜。祥雲爲之飛浮。侍衛駭愕。莫測其由。哀時之對。上軌成周。豈若漢祠后皇。徒歌乎物發冀州。至其棣萼之庭建。蓋示優於同氣。主上欽承永泰之基。益隆則友之義。兢兢業業。欲盡繼述之志。永紹裕陵。垂法萬世。載因心以撫存。肆匹休於棠棣。爵以眞王之封。陟以上公之位。褒以兩鎮之節。厚以三接之賜。俾遂安其居宇。咸克保乎富貴。何愧建初歲入之豐也。每當歲時之衍樂。儼鴈齒而密侍。和樂且湛。靡拘堂陛。無間勸侑之勤。有繼飲酒之飫。旣翕旣醉。何愧花萼之盛也。乙未之春。龍翔效瑞。鵲鴿來集。數以萬計。嘉首尾之肯應。感弟昆之是類。灑宸翰以體物。用闡明乎至意。若乃帝假有家。明內齊外。自天申命。本支昌熾。考祥熊之應夢。演慶源而毓粹。藹螽斯蟄蟄之衆。假樂皇皇之懿。受祉而施于子。旣侔乎周王。多男而授之職。又合乎堯帝。肇正元嗣於春宮。申眷後王。而加惠冠禮。薦行三加。攸次詔以成人之道。載隆出閣之制。卜吉壤以圖居。惟宮隅之是邇。標蕃衍之美名。彰皇家之盛事。顧啓處之獲寧。信皇慈之曲被。於是賓師友。簡僚吏。習禮節。講儒藝。日奉朝著。克勤無怠。拳拳乎上承忠孝之訓。而臣子之義備。至若宗正著錄。枝派實毓。上及曾高。下及曾元。分宅廣睦。恩義兩敦。第族屬之疏戚。班祿秩以維均。遠則褒崇藝祖之胄。近則加厚濮邸之孫。配天其澤。同姓悉沾。歌淇露。詠行葦。戒杖杜。鄙葛藟。衍蟄蟄於螽斯。繼振振於麟趾。於赫帝命。屬籍是典。皇宗取則。率遵繩檢。歲月薰陶。朝夕漸染。藹藹賓興之才。擢儒科而登仕版。時則有清靜如辟疆。精忠如更生。文若東阿。勇若任城。莫不激昂自奮。騰實飛聲。於是參親疎而兩用。冀羽儀於王國。遂

壯周家之藩屏。固漢宗之磐石。若夫由朱雀以縱觀。下天漢而北望。千門萬戶。將將有仇。言觀其陽。則仍宣德之舊稱。定五門而改剏。其始也。憲輿警。舉大壯。揆吉日。命大匠。庶民子來。則靡煩於鑿鼓。環材山積。則又疑於神貺。其上則藻色麗乎方井。雲氣萃乎脩楣。躍水波於柏棟。列繡文於蘭橈。罔不隨色象類。因木生姿。窮極奇巧。豈人能爲。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其旁則簷牙高張。欄楯周布。往往雕鸞刻鳳。盤獸伏虎。或連拳欲立。或猛據若怒。或奮翼東廂。或圈首西序。殊形詭制。見者內怖。于以自中夏而布德。總八方而爲極。披路三條。則桂栢森以相連。立觀兩隅。則罽毼儼以並飾。善頌落成。上下用懌。言觀其陰。則堯堯北闕。時謂景龍。於焉採民謠。於焉觀民風。閱夫闔閭。則九市之富。百廛之雄。越商海賈。朝盈夕充。乃有犀象貝玉之珍。刀布泉貨之通。冠裳衣履之巧。魚鹽果蔬之豐。貿遷化居。射利無窮。覽夫康衢。則四通五達。連騎方軌。青槐夏蔭。紅塵晝起。乃有天姬之館。后戚之里。公卿大臣之府。王侯將相之第。扶宮夾道。若北辰之藩衛。太平旣久。民俗熙熙。觀夫仙倡効技。僂童選材。或尋樅走索。舞豹戲熊。則觀者爲之目銜。或鏗金擊石。吹竹彈絲。則聽者爲之意迷。亦有蜀中清醪。洛下黃醅。葡萄泛觴。竹葉傾壘。羌旣醉而飽德。謂帝力何有於我哉。瞻彼良維。肇崇琳闕。始真天祥。昨分彪列。妙道由是聿興。至教於是旁達。辛卯之夢旣符。壬辰之運斯協。外則立仁濟輔正之亭。行玉筥考召之法。博施於民。俾絕天閔。神符一出。羣邪四讐。馘毒治病。力深効捷。內則良嶽。屹以神秀。介亭聳以巖巖。天人交際之夕。清供於此備設。俄而玉笋自傾。寶劍如掣。駭震靈之轟轟。靈囿下兮雜選。逮夫應鍾紀律。里社開祥。

凡預臣子之列。欲傾頌禱之觴。卽茲宮以效報。期萬壽之無疆。於時演大梵希夷之音。諷太元空洞之經。遂頒祕籙。八百聯名。猗彼乾維。龍德是營。地直天奧。上鬱化精。有岡連嶺。屬之勢。有龍盤虎踞之形。儲休發祥。繫我聖明。惟崇飾之彌麗。正土木之夸矜。蓋示不忘其所。自爲萬世之式程。彼漢之代邸。旣瑣瑣焉。唐之興慶。又奚足稱。爰有瑤池波湛。翠水淵淳。義方壺起。蓬瀛大君。戾止廣殿。歡騰九奏。備八佾成。凡左右侍宴者。恍若躡神山而遊紫清。戊戌之冬。太乙次於黃祕之庭。其位在西北。則臨乎是宮之地。於辰爲闔茂。適契乎元命之晶。詔鳩工以基迹。用揭虔而妥靈。十神載別。五福來寧。至於端闈之內。大慶耽耽。路寢斯在。有大符貺。於此乎躬受。有大祭祀。於此而齋戒。日精東承。月華西對。重軒三階。翕絕動彩。左城右平。相與曠帶。睨靈光猶培塿。晞景福之叢芮。春王三朝。履端匪懈。庭燎有光。禁漏斯艾。供張絕盛。法物咸萃。乃建招搖。以環合浦。牢發乎輕奏。正宇當陽。天極是配。九賓星拱。垂紳委珮。樂奏乾安。間以韜韎。上公薦壽。捧觴拜跪。天子萬世。兆民永賴。其左則合宮之制。高出百王。上圓下方。法象乎天地。九筵五室。經緯乎陰陽。旋四序之和。於四阿。達八風之氣。於八窗。淵衷默定。聖畫允臧。重屋告成。保我家邦。于以饗帝而饗親。則日卜上辛。時丁肅霜。樂調黃鍾。享維牛羊。爰熙太室。恭薦馨香。肆推尊於神考。用嚴配於上蒼。于以視朔而布政。則春朝青陽。秋覲總章。冬遇平朔。夏宗明堂。玉冊以極其變。內經以考其常。欽授於人。遂正天綱。其右則徵調之閣。嚴凝密覲。神鼎內藏。天所保定。侔邾鄗之永固。笑甘泉之匪稱。其始鑄也。窮制作之妙。於繫表。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一鑄而就。光應孔昭。其始定

也。夜出九成。不吳不敖。龍變光潤。氣明焰消。維鼎鼐之重。作鎮神臯。數極九變。象該六爻。屹然中峙。增崇廟。朝曰蒼曰彤。以奠齊楚之域。曰晶曰寶。以奠秦趙之郊。有位東。南有位西南。者有位東。北有位西北。者分方命祭。罔或不調。宜乎卜世卜年。過於周歷。永保茲器。與天無極。至其內朝。則祥曦延和。清穆顧問。親臣列侍。禁衛彌慶。治朝則紫宸垂拱。丹青有煥。一日萬幾。此焉聽斷。厥或進拜。將相號令。華夷爰卽文德。播告唯宜。燕樂羣臣。詳延多士。乃御集英。以時歲事。又有龍圖天章。寶文顯謨。以泊徽猷。五閣渠渠。奉祖宗之彝訓。示子孫之楷模。言追盤誥。道契圖書。翳祕藏之靡怠。仰聖孝之如初。次則東西分臺。政事所會。始揆而議。則可否有善龜之決。既審而行。則出內擅喉舌之寄。予以幹旋鈞軸。輔成至治。其在西樞。掌武之庭。則有將印之重。軍符之嚴。爾乃運籌帷幄之中。折衝尊俎之間。爰戢五兵。坐鎮百蠻。其在翰苑。摛文之地。則惟密旨是承。德意是導。爾乃覃恩潤色。追風渾灑。遂繼東里之才。允符內相之號。乃若天子燕息之所也。宣和祕殿。翬飛跋翼。憲睿思之始謀。因紹聖之故跡。凝芳瓊蘭。重熙環碧。輪焉奐焉。光動兩側。聽政之暇。來遊來息。搜古制於鼎彝。縱多能於翰墨。致一凝神。優入聖域。爰命邇臣。於焉寓直。罄啓沃之丹誠。庶密效於裨益。申紹紀元。昭示萬億。視彼元狩。元鼎神爵。五鳳之號。詎能專美於史冊。至如親蠶之所也。延福邃深。有嚴金鋪。當春日之載陽。率六宮而與俱。懿箱旣飾。柔桑旣敷。鞠衣東鄉。三采躊躇。風戾川浴。地溫氣舒。然後龍精報貺。瑞璽紛如。五色之絲。允侔乎東海。八蠶之繇。富倍於吳都。獻於天子。祭服所須。由此率先天下。則無斃之化。斯並美於關雎。以至掖門曲榭之

與周廬微道之肅。長廊廣廡之連延。珍臺祕館之重複。倬然在列。璇題輝暎。雖使廣延墨客。衆集畫史。曷足以紀茲區宇之盛。先生聞而稱贊曰。汴都之美。其若是乎。抑何脩何飾而臻此乎。公子曰。主上以神明資才。受天眷命。爲天下君。其所以圖爲宰制。獨運縑縷之中者。愚不得而測也。切仰廟堂之所先務者。任賢使能而已。試爲子陳之。若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至廣。豈曰乏才。觀夫燕趙汝穎之英。句吳於越之秀。兩蜀文雅。三齊質厚。以至關東舊相之家。山西名將之冑。感會風雲。雜然入彀。矧茲神聖之都。是爲英俊之躔。元精於此回復。間氣於此蜿蜒。以言乎儒風。則長者之稱。自漢而著。以言乎世族。則文士之盛。自晉而傳。隱逸有夷門之操。文章出滌渙之間。帝賚岳降。運符半千。商弼周翰。接武差肩。陋七相五公之絨冕。邁杜陵韋曲之衣冠。譬猶倣儻權奇。素多於冀北。璠璣結綠。自富於荆山。上乃以道觀能。兼收並取。明明在公。濟濟列布。同寅協恭。相與脩輔。故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舉。威武紛紜。聲教布濩。北漸鴨綠。南洎銅柱。深極沙漠。遠踰羌虜。陸警水懷。奔走來慕。雕題交趾。左衽辮髮之俗。願襲於華風。金革玉璞。犀珠象齒之貢。願獻於御府。於斯時也。治定而五禮具焉。則採周官之儀物。稽曲臺之典故。考吉禮嘉禮之義。正昏禮冠禮之序。車輿旂常。衣冠服製。職在太常。各有攸斂。功成而六樂舉焉。則詔后夔。辨舞行。命伶倫。定律呂。法太始。五運之先。諧中正。五均之度。笙鏞鞀磬。琴瑟祝敔。職在太晟。各有攸部。衆制備。羣音叶。天地應。神人悅。脩貢獻。珍應圖。合牒。上則膏露降。德星明。祥風至。甘露零。下則嘉禾興。朱草生。醴泉流。濁河清。一角五趾之獸。爲時而出。殊本連理之木。感氣而榮。嘉林六目之

龜來游於沼。芝田千歲之鶴。下集於庭。期應紹至。不可殫形。是宜登泰山。躡梁父。泥金檢玉。誕揚丕矩。奏功皇天。登三咸五。上猶謙挹而未俞也。於是親事法宮之中。齋心大庭之館。思所以持盈守成。垂萬世之彛憲。躬執道樞。卓然獨斷。仰以順天時。俯以從人願。規模則惟周官之隆。是循。政事則惟元豐所行。是稽。其在官也。絕僥倖之路。汰冗濫之員。奉詔者戒於倚法。治民者戒於爲奸。其在士也。納讜言於羣試。復科舉於四遠。保桑梓者。遂孝養之心。在流寓者。獲游學之便。其在民也。除苛濫之科。蠲不急之務。農人服田。以效力穡之勤。父老扶杖。以聽詔書之布。遂使四海之內。反朴還淳。皆敦本而棄末。皞皞乎太古之風。各安居而樂業。先生聞之。歎美不暇。乃謂公子曰。今日治效如此。正臣子歌功頌德之秋也。顧惟疎遠之蹤。名不通於朝籍。雖欲抽思騁詞。作爲聲詩。少述區區之志。天門九重。勢難自達。則乙夜之覽。何敢冀哉。因擊節而歌曰。嚴哉神聖位九重。仁天普被四海同。曠然不變還淳風。金革不用固圉空。千齡亨運今適逢。下七制。卑三宗。微臣鼓腹康衢中。日逐兒童歌帝功。歌畢。振衣而去。公子遂述其事而理之。以總一賦之義焉。理曰。赫赫皇宋。乘火德兮。奠都大梁。作民極兮。一祖六宗。世增飾兮。光明神麗。觀萬國兮。穆穆大君。天所子兮。粵自叢霄。履帝位兮。體道用神。妙莫名兮。立政造事。亶有成兮。金鼎奠邦。神姦警兮。玉鎮定命。垂奕葉兮。天地並應。符瑞著兮。膺圖合牒。千百禩兮。坐以受之。開明堂兮。三靈悅豫。頌聲興兮。元臣碩輔。侍帝旁兮。相與弼亮。守太平兮。運丁壬辰。化道行兮。已酉復元。寶歷昌兮。天子萬年。躬在宥兮。斯民永賴。躋仁壽兮。元叔名長民。元豐內相定之孫。其後建炎中。爲監察御

史以名字典州終江西提點刑獄公事有子澗文亦工。

明清投轄錄所敘劉快活事後來思索所未盡者今列於編外祖曾空青文肅之第三子也快活每以三運使呼之後果終曹輓舅氏宏父談天者多言他日必爲卿相劉笑曰官職俱是正郎去不得矣文肅當國先祖爲起曹郎中一日忽見過曰我今日見曾三女兒他日當爲公之子婦時先妣方五六歲又謂先人曰曾三女汝之夫人也歸見文肅呼先祖字云王樂道之子三運使之壻此兒他日名滿天下然位壽俱嗇奈何已而文肅罷相遷宅衡陽北歸後先祖守九江遣先人訪文肅於京口一見奇之遂以先妣歸焉後所言一一皆合不差毫釐其他類此尙多不能悉記異哉。

馮燕傳見之麗情集唐賈耽守太原時事也元祐中曾文肅帥并門感歎其義風自製水調歌頭以亞大曲然世失其傳近閱故書得其本恐久而湮沒盡錄於後排遍第一魏豪有馮燕年少客幽并擊毬鬪雞爲戲遊俠久知名因避仇來東郡元戎逼屬中軍直氣凌貔虎須臾叱咤風雲凜凜坐中偶乘佳興輕裘錦帶東風躍馬往來尋訪幽勝遊冶出東城堤上鶯花掩亂香車寶馬縱橫草軟平沙穩高樓兩岸春風笑語隔簾聲排遍第二袖籠鞭敲鞞無語獨閑行綠楊下人初靜烟澹夕陽明窈窕佳人獨立瑤階擲果潘郎瞥見紅顏橫波盼不勝嬌軟倚銀屏曳紅裳頻推朱戶半開還掩似欲倚啾啾聲裏細說深情因遣林間青鳥爲言彼此心期的的深相許竊香解珮綢繆相顧不勝情排遍第三說良人滑將張嬰從來嗜酒還家鎮長酩酊狂醒屋上鳴鳩空鬪梁間客燕相驚誰與花爲主蘭房從此朝雲夕

雨兩牽縈似遊絲飄蕩。隨風無定。奈何歲華荏苒。歡計苦難憑。惟見新恩繾綣。連枝並翼。香閨日日爲郎。誰知松蘿託蔓。一比一毫輕。排遍第四。一夕還醉。開戶起相迎。爲郎引裾相庇。低首略潛形。情深每隱。欲郎乘間起佳兵。授青萍。茫然撫弄。不忍欺心。爾能負心於彼。於我必無情。熟視花鈿不足。剛腸終不能平。假手迎天意。一揮霜刃。牕間粉頸斷瑤瓊。排遍第五。鳳凰斂寶玉凋零。慘然悵嬌魂。怨飲泣吞聲。還被凌波呼喚。相將金谷同遊。想見逢迎處。擲揄羞面。粧臉淚盈盈。醉眠人醒來。晨起血凝襟首。但驚喧。白鄰里。駭我卒難明。致幽囚推究。覆盆無計哀鳴。丹筆終誣服。園門驅擁。銜冤垂首欲臨刑。排遍第六。帶花遍向紅塵裏。有喧呼攘臂轉身辟衆。莫遣人冤。濫殺張室。忍偷生。僚吏驚呼呵叱。狂辭不變如初。投身屬吏。慷慨吐丹誠。彷彿縲紲。自疑夢中。聞者皆驚歎。爲不平。割愛無心。泣對虞姬。手戮傾城寵。翻然起死。不教仇怨負冤聲。排遍第七。擷花十八義城。元靖賢相國。嘉慕英雄士。賜金繪。聞斯事。頻歎賞。封章歸印。請贖馮燕罪。日邊紫泥封。詔闔境赦深刑。萬古三河風義。在青簡上。衆知名。河東注。任流水滔滔。水涵名難泯。至今樂府歌詠。流入管絃聲。

玉照新志卷第二

高公軒者。宣仁之疎族也。政和末。爲滄州儀曹。考滿。哀鳴于外臺。及將曰。自惟孤寒。無從求知於當路。但各乞一改官照牒。障面而歸。以張鄉閭足矣。人皆憐而與之。既至京師。乃詣部自陳薦狀已足。乞以照牒爲用。先次放散。適有主之者。從其說而施行之。遂冒改秩。蔡元長時當國。聞之。遂下令。今後不得妄發照牒。公軒中興後爲檢正諸房文字。

外祖曾空。政和中假守京口。舉送貢士張彥正。綱。宣和末。守秀水。舉送沈元用。晦。紹興間。牧上饒。舉送汪聖錫。應辰。三人皆以廷試第一。其後舅氏曾宏父。知台州。鹿鳴燕坐上。作詩以餞之。末句云。三郡看魁天下士。丹邱未必墜家聲。是歲天台全軍盡覆。事有不同如此者。沈元用。文通孫也。初名杰。家於秀之崇德縣。坐爲人假手。奏案至祐陵榻前。上閱之。云。名見梁四公子傳。此人必不凡。可從闕略。時方崇道教故也。遂降旨。止令今後不得入科場而已。彷徨無所往。時外祖守秀城。舅氏宏父爲湖州司錄。來省。侍妓長楊麗者。才色冠一時。舅氏悅之。席間忽云。有士人沈念六者。其人文藝絕倫。不幸坐累。遂無試所。奈何。宏父云。審如若言。吾合牒門客一人。尙未有人。翌日。訪舅氏。一見契合。易其名曰晦。是歲。漕司首送。明年。爲大魁。才數月。卽入館爲郎。奉使二浙。經絲嘉禾。麗張其徒曰。我今日迺往庭參門生耶。張子韶。凌季文。俱武林人。少長同肄業鄉里。宣和末。居清湖中。時東西兩岸居民稀少。白地居多。二人夜

同步河之西。見一婦人在前。衣粧楚楚。因縱步覘之。常不及焉。至空迴處。忽回顧二人而笑。真絕色也。方欲詢之。乃緩步自水面而東。二公驚駭而退。

王磐。安國合肥人。政和中。爲郎京師。其子婦免身。訪乳婢。女僧云。有一人。夫死未久。自求售身。安國以三萬得之。又三年。安國自國子司業。丐外。得守宛陵。挈家之官。舟次泗州。一男子喞于轎前。云。乳婢之夫也。求索其妻。安國驚駭。欲究其詳。忽不見。歸語乳婢。亦愕然無說。至夜。乳婢忽竄去。逼索不可得。詰旦。舟尾乃見尸浮於水面。

元符末。巨公爲太學博士。輪對。建言。比因行事太廟。冠冕皆前俯後仰。不合古制。詔行下太常寺。寺中奏云。自來前仰後俯。必是本官行禮之時。倒戴之誤。哲宗顧宰臣笑云。如此。豈可作學官。可與一閑散去處。改端王府記室參軍。未幾。端邸龍飛。風雲感會。至登宰席。寵祿光大。震耀一時。紹興中。亦有爲館職者。於言路有宿憾。欲露章以論。旣聞之。懇於當路。乞易地以避焉。改普安郡王府教授。已而孝宗正儲位。以潛邸舊恩。位極人臣。榮冠今古。二公之事。絕相似。禍福倚伏。有如此者。

李漢老。邠少年。日作漳宮春詞。膾炙人口。所謂問玉堂何似。茅舍疎籬者是也。政和間。自書省丁憂。歸山東。服終。造朝。舉國無與立談者。方悵悵無計。時王黼爲首相。忽遣人招至東閣。開宴延之上坐。出其家姬數十人。皆絕色也。漢老惘然莫曉。酒半。羣唱是詞。以侑觴。漢老私竊自欣。除目可無慮矣。喜甚。大醉而歸。又數日。有館閣之命。不數年。遂入翰苑。

江緯字彥文。三衢人。元符中爲太學生。徽宗登極。應詔上書。陳大中至正之道。言頗剴切。上大喜。召對稱旨。賜進士及第。除太學正。自此聲名籍甚。陸農師爲左丞。以其子妻之。政和末。爲太常少卿。蒙上之知。將有禮筮之命。時陸氏已亡。再娶錢氏。秦魯大主女也。偶因對揚。奏畢。上忽問云。聞卿近納錢景臻女爲室。亦好親情。言訖微笑。是晚批出。改除宗正少卿。彥文知非美意。卽丐外出。知處州。由是遂擯不復用。

明清揮麈餘話載。馬伸首陳乞立趙氏。事後詢之。游誠之。凡言與前說各有異同者。今重錄其所記于后。靖康初。秦檜爲中丞。馬伸爲殿中侍御史。一日有人持文字至臺云。金軍前令推立異姓。秦未及應。語之間。馬遽云。此天位也。逆金安得而易。今舍趙氏其誰立。秦始入議狀。連名書之。已而二帝北狩。秦亦陷金。獨馬公主臺事。排日以狀申張邦昌云。伏觀大金以太宰相公權主國事。未審何日復辟。謹具申太宰相公。伏乞指揮施行。至康王卽位日。乃止。有門弟子何兌者。邵武人。字太和。嘉王榜登第。少師事馬公。其後秦檜南歸。擅立趙氏之功歸己。盡掠其美名。取富貴。位極公槐。勢冠今古。何公常太息。其師之事湮沒。欲辯明其忠。每引紙將書。輒爲其子所諫。以謂秦方勢饒震主。豈可自蹈危機。掇家族之禍。然何公私自爲馬公行狀。一通常在也。紹興甲戌。以左朝奉郎任辰州通判。將滿。一夕忽夢馬公衣冠相見。與語如平生親。旣寤。喻其子曰。馬先生英靈不沒。齋恨九京。如此有意屬我乎。掛其遺像哭之。其子鎬哀勸不從。因告其父曰。俟斯人死。上之未晚。太和曰。不然。萬一我先死。瞑目有餘恨。後日當受代。

卽手書一狀聞于朝。其詞尤委曲回互。但云自太師公相陷金之後。獨殿中侍御史馬伸排日以復辟事申邦昌云云。且以所作行狀繳納。乞付史館立傳。以旌其忠。入馬遞馳達。然後解組以歸。秦得之。怒凡一路鋪兵。悉遭痛治。仍下廷尉追捕何公甚急。獄吏持文移至邵武。而太守張姓者。驚愕罔措。就坐得疾。越翌日始甦。扶掖至廳事。才啓封視牒。則所追者。左朝奉郎何兌也。方遣吏往村落追赴。以行。既對吏。而柏臺老吏已先在棘寺。但謂靖康雖有馬伸爲殿院。未嘗聞有此狀也。令臺吏勒軍令狀。棘寺以上書不實。擬降一官。罷前任思陵重違檜意。聖語曰。所擬太輕。特追兩官。羈置英州。蓋紹興甲戌歲也。後一年乙亥。檜死日。御批何兌所犯。委是冤枉。令有司別定。遂復元官。放逐便仍理元來磨勘爲左朝散郎。何在貶所。皆無恙。歸至里門。遇親戚相見。喜馬公之事明白。一笑病發。朝廷雖欲用之。弗果。僅能食祠官之祿。一年而已。鎬乃誠之姨夫。是以知其詳。及建寧諸鄉長搢紳之與何太 and 相厚者。皆能言其事。明清近又得伸上邦昌全文。用列于后云。伸伏見金人犯順。劫二聖北行。且逼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敵兵之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卽就死。城中之人。不卽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敵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尙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強敵之威。使人游說康王。自令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爲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爲金人所迫。未能遽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闐。雖有忠義之心。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必遭塗炭。孤負相公初心矣。伏望相公速行改正。易服歸

省。庶事稟取太后命而後行。仍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拊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內外敕書施行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候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伊周再出。無以復加。倘以伸言爲不然。卽先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附相公爲叛臣也。邦昌於是始下令一切改正。明清揮塵後錄載周鄉所記陳堯臣決伐燕之策。蓋出于天下公論。而堯臣之子倚以財雄。行都張全真參政。日載真僞作一幀。可以但作全真文字。近覽李仁甫長編云。紹興元年正月十四日辛丑。中書舍人胡交修言。人臣之罪。莫大於誤國。自古誤國之禍。莫大於燕雲之役者。燕山議首與夫用事之臣。大者誅戮。小者流放。而陳堯臣者。獨仍舊故秩。廩食縣官。置而不治。豈所以上慰宗社之神靈。下泄四方之痛憤哉。堯臣爲國召亂。不知罪惡之重。乃敢自引矜。乞爲郡守。今雖爲宮祠。叨竊食祿。臣愚伏望睿旨。削奪堯臣在身官爵。投竄遐方。以懲其惡。以謝生靈。爲後世臣子誤國之戒。詔堯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指揮。更不施行。書之于編。蓋知鄉之言不厚誣。且非明清之私意。事見長編第一百五十九之注。後閱中興日歷。宰執奏乞行遷責。高宗云。豈可以因乞差遣。反遭貶邪。止罷祠焉。

王彥國獻臣。昭信人。居縣之近郊。建炎初。金人將渡淮。獻臣坐於所居小樓。望見一老士大夫。彷徨阡陌間。攜一小僕。負一匣。埋於空迴之所。獻臣默識之。事定。往掘其地。宛然尙存。啓匣。乃白樂天手書詩一紙云。石榴枝上花千朵。荷葉盃中酒十分。滿院弟兄皆痛飲。就中大戶不如君。獻臣後南渡。寓居餘姚。嘗出以示余。真奇物也。聞後以歸劉綱公舉矣。

獻臣又云。建炎間。避地至奉化境上。一二僕隸偕行。嘗夜過渡。月色微明。有數人先往焉。忽問云。非王獻臣解元行李否。但見其軀幹長大。語聲雄厲。心竊疑之。方欲復詢之。忽徑自割水而渡。彼岸波濤洶湧。久之。獻臣惶怖。幾溺。竟不知爲何怪。後亦無他。

胡俛元。邁新安人也。攜其父舜申所述乙巳泗州錄。已酉避亂錄。二書相示。敘俛擾時事。文雖不工。頗得其實。今列于後。乙巳泗州錄云。宣和乙巳。予家寓居泗州之教授廳。適在寶積門。出門卽淮河。有友一二人。在南山。如鄭況。仰荷。其父爲發運司屬官。廨宇在焉。以故無三五日子。不至南山。常時至彼。講論文字。談說時事。是時。朱勔父子正得志。勢位炎炎。每上下京浙。則稱往來降御香。其實欲所過州縣。將迎之勤也。是年秋。朱汝賢自浙中來。以降御香。泗州官吏迎于隄山。隄山出城四里許。在淮南西岸。過是無路可行。故止於此。邀迎其船。汝賢傳指揮到城中亭子上相見。官吏皆迴候於亭。及船至亭。通名典謁者曰。承宣歇息矣。候久之。令再通。曰。睡着矣。抵暮。方見守倅而已。傍觀者見其驕傲。皆爲之不平。予輩時談此事於南山。曰。我輩恐未死。且看朱勔父子。終竟如何。其冬。金人入寇。抵都城。上皇避位日。聞京師事不一。未幾。朱勔首以小舸子東下。曰。勔已放歸田里矣。不敢出見人。人亦不願之。日有京師權貴與中官下來者。頗多。皆着皂衫而繫皂纜。行於街市。又幾日。曰。上皇已在發運司行衙矣。人初不信。及往觀。但見座船一隻。泊於河步。以結微壁。矢張於船前。問之。上皇果在衙中。侍衛蕭然。又數日。軍馬纒到市上。皂衫貴人益多。凡前此聞所貴倖宦侍之用事者。問之。往往在焉。俄又聞童貫亦至。或有

見坐帷帳中。黑肥。軀幹極大者。問之。童大王也。軍馬至。皆渡淮。駐於南山。後聞高俅於南山把隘。高俅之弟伸亦同在彼。因普照覺老請齋於南山。始知之。是時也。把隘南山。卽已棄淮之北矣。實今日之先兆。亦自東京來至南山。無控扼之所也。俄又聞上皇登發運衙城上之亭。觀漁人取魚於淮。又旬日上皇移幸而南。自是京師士民來者。日夕繼踵。益知金兵叩城之事。以上皇益南。侍衛自京師而至益盛。一橐駝踏浮橋。傾倒。遂入淮中。以負物之重。恐必不救也。又閱歲。時上皇駕還。皆親至塔下燒香。每入寺。寺中人皆驅出。施僧伽鉢。孟袈裟。至親與着於身。先是以普照寺大半爲神霄玉清宮。至是御筆畫圖以半還寺。寺僧送駕出城。得御筆歡喜。上皇初至寺時。寺之緊要屋宇。還之益多。始所還。道流盡折去門窗。及再還。卽并所折門窗得之。道流褫氣矣。明年秋。余同弟汝士往國學赴試。汝士預薦。而余遭黜。獨還泗州侍親。時伯兄汝明再爲監察御史。汝士寓南臺公廡。以待省試。因再遭闈。悶病幾死。蓋國學諸生。例患腳氣。故染是病也。使子是年預薦。必死於京師。及聞太原失守。知淮泗不可居。借船於發運方孟卿。遂侍親來湖州。船才過閘。卽潮落。不可復開。而泗州尋亦亂矣。嗚呼。金敵憑陵。國家顛危。實上之人爲權倖誘惑。造成此禍。而劬一人亦在數。蓋劬乃姑蘇市井人。始以高資。交結近習。進奉花石。造御前什物。積二十年職。以充進奉。監司守令。或忤其意。以故違御筆繩之。應造什物。皆科於州縣。所獻才及萬分之一。餘皆竊以自潤。及分遺權倖。以徼恩寵。故劬建節旄。子姪官承宣觀察使。下逮廝役。日爲橫行。媵妾亦有封號。劬與其子汝賢。汝功。各立門戶。招權鬻爵。上至侍從。下至省寺。外則監司。以

至州縣長吏官屬由其父子以進者甚衆。貨賂公行。其門如市。於是勗之田產跨連郡邑。歲收租課十餘萬石。甲第名園。幾半吳郡。皆奪士庶而有之者。居處園地。悉擬宮禁。服食器用。上僭乘輿。建御容殿於私家。在京則以養種園爲名。徙居民以爲宅。所占官舟兵級月費錢糧。供其私用。及上皇禪位。放勗歸田里。其假道泗州也。遮蔽船門。惟恐人知之。亦無面以見人。未幾。淵聖以臺諫論勗。安置廣南。籍沒財產。旣而取首級。家屬悉竄。以此觀之。宜乎召金人之禍。而致國家之顛危焉。然所以造禍者。豈止勗之一人耶。因思宣和間。京師奢侈正盛。一相識言曰。書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古人法度之嚴如此。是數者。有一則必亡。豈有兼是數者而復有逾於此者。安得無禍乎。靖康果有其應。或曰。若如此。而無禍。則古人之言必妄。詩書皆不足信者。而喋喋頗費辭說。自念老矣。切慮遺忘。遂追思所見。筆之於冊云。避亂錄。建炎己酉。先兄待制諱舜陟。字汝明。帥建康。與右丞杜充不相能。充時領兵駐建康。充自遣將來奪取經制司錢物。待制聞於朝。充往往亦知。而後奏。朝廷知二公不合。十月。移待制兩浙宣司參謀。時周望自樞府出爲宣撫。望老繆。本由八行舉。與論軍事。率不合。先有旨。令堅守平江。所措置。初無可守之計。待制有奇謀。皆不用。金人自廣德繇安吉抵錢塘。渡江破明越。北還。假道平江。所措置。初無守禦者。皆知必敗矣。待制謂望本司金帛。旣盡爲敵人所得。曷若爲攜往崑山而北。庶可存也。望旣遣金帛來吾家。始以船附魯珏輜重中。艤平江齊門。翌日到崑山。依李閣羅貴。泊於梅里。尋移許浦。未幾。金兵犯平江。望走青龍。平江城不戰而破。諸將如郭仲威輩。

先敵未至。已劫略城中。幾無遺。望嘗不快於韓世忠。是時世忠兵盛權重。駐鎮江。聞望竄。遣將董旻邀虜之。旻至許浦。以爲望在。適吾家老小在彼。旻來見。待制遂邀以行。始旻將至。兵稍遙望。皆以爲敵舟。率棄船而走。吾家船亦留江口。命使臣溫宏等守之。老小係道弟舜舉姪仔。徑走吳興。唯子侍家君朝散同待制及令人等茫無所之。第漫去而已。夜宿野人家。旻遣使臣來追。堅欲吾家還船。予謂若金人則不可從。若世忠軍。則中國兵。且此投戈散地之時。往其軍中。亦自有所托。何爲不可。待制以爲然。因舉家從以還。時已行三二十里。連夜從其使臣以還。偶天晴。及曉。才到。船皆無恙。一簣不失。旻乃率待制入其軍於鎮江。蓋旻之意。虜望不及。且取參謀以塞其責。而旻欲虜望未已也。始船未行。旻軍陣船到於江。唯吾家一船在許浦港口。未出江。旻乃率吾家船入其軍。趨水而下。往青龍。必欲得望。及至青龍江口。聞望已還軍。而西。旻遂泝江而上。之鎮江。吾家船同行。及至鎮江。待制欲見世忠。旻遮之。不使見。未幾。遣一船來換。意欲取吾船中之米。其所謂金帛者。未至梅里。望已追回矣。以諸將不欲令金帛離軍去。殆有謀焉。有言於望故也。得所換之船。吾家移過。自留少米。餘皆與之。本有百餘石。所換之船。通川船也。亦能行江海。有篷帆二物。亦足用小泊於焦山。雜於韓軍雜物船中。既至焦山。船中隘不可居。入寺中。占其方丈。老幼悉安堵。但日遊戲於焦山而已。時金已破鎮江。日見胡騎馳逐於江岸。坐見其焚甘露寺。但留雙鐵塔。世忠以江船鑿沉於閘口。拒金人之出。敵船實不可出。以閘口沉船縱橫也。世忠軍皆海船。陣於江中。中軍船最大。處於中。餘四軍皆分列以簇之。甚可觀。輜重船皆列於山後。予

日登焦山頂觀之。山前但見作院等船耳。工人爲兵器於寺前。又有鎮江見任官及寺中之船。皆於寺前。太守李汝爲亦在焉。汝爲亦韓軍中人。世忠命爲太守者也。三月十七日晚。東北風作。至夜益甚。江中飄水皆成冰。予嘗夜獨宿船中守行李。時吾家復有一小船同泊。以行李載不盡故也。是晚予上船。遣人提空籠相隨。欲入船搬移衣物。又攜錢百千入大船。已昏黑。風大船蕩。不可臥。梢工姓朱。通州人。夜將半。叩問朱梢船如何。朱曰。風大甚。夜益深。但聞朱梢焚香於神前。有禱祈護衛者。復問朱云。如何。朱曰。風大了不得也。問吾小船安在。曰。不見久矣。隨風以去也。是日晝。余觀大船之矴索。其外似已舊爛。其中一截斬新。予嘗語朱。此船藉此索爲命。何不倒索而用之。卷其舊者於裏。出其新者於外。庶可恃以牢乎。朱曰。此當然。予曰。明日潮來水滿。可令近岸。倒其索。朱許之。至是。風作之甚。又思其索舊且朽。愈不遑安。是時。金兵在南岸。矴索若斷。必隨北風至彼。當碎身與船於敵手矣。船爲風震。不得睡。思之惶恐無限。及曉。幸吾船無恙。但不能舉頭。以惡心故也。朱梢尋以面湯來。亦不能用。及伸首船外。視焦山之前。唯吾一船而已。餘皆不知所在。遙視趙都監者。步履於山上。如神仙中人。點心時。待制以予在船中。遣小舟來。因得登焦山之岸。其去死亡一髮耳。予尋登山頂。望世忠軍極目江中。無一船之存。輜重在山後者。亦略不見其一。又一二日。山前之船稍集。先是。世忠旣塞閘口之河。金人乃別開一河。出江。焦山初不知之。至是早飯時。有敵船二隻出在江。但望見其船上黑且光耳。必是其人衣鐵甲也。此間船皆起矴以走。是日。世忠家私忌。予入方丈。見諸方爲佛事。未幾。諸僧皆在船中。蓋凡在山之人。

皆已登舟。府官之屬亦然。予家亦皆登舟。隨例起碇。以下至垂山。風適順。乃令朱梢張帆。順流而下。韓軍望見吾家船去。有呼住者。予令勿應。時船中有韓軍二卒。亦令船住。復勿聽。二卒蓋世忠令守吾家者也。行稍遠。始語二卒。待吾家至蘇湖。卻以金帛遣汝回。否則無好到汝也。二卒願勢不可住。乃俛首從之。船過圖山。風正順。夜過江陰。曉抵福山。不知其幾里。福山別得船。又正北風作。抵常熟。過平江。至平望。入平江城市。並無一屋存者。但見人家宅後林木而已。菜園中間有屋。亦止半間許。河岸倒屍則無數。出城河中更無水可飲。以水皆浮屍。至吳江。止存屋三間。其下橫屍無數。垂虹亭橫橋皆已無。止於亭下。取得少水堪飲。自吳江而南。有浮屍益多。有橋皆已斷。其處屍最多。後問之云。敵騎推人過。皆死於水。時燕子已來。無屋可巢。吾船用帆。乃銜泥作巢於帆。緣岸皆爲窠圈。云。金人緣岸泊故也。所殺牛頻頻有之。其骨與頭足並存。但並無角。必金人取以去。陳思恭所擊敵船沉陷者。尙有數隻。於第四橋之南。思恭周望軍統制官也。待制嘗語望云。樞密必欲守平江。莫若移軍吳江。據太湖天險。吾輩以中軍扼其前。使諸將以小舟自太湖旁擊之。可必勝。望不主其議。但令召諸將議之。及諸將畢集。望命待制語方略。諸將不從。蓋諸將如郭仲威輩皆賊魁。喜亂。志在爲賊而已。思恭兵最少。居下。聞此謀。躍而前曰。待制之言甚善。思恭願爲先鋒。自餘不從。竟已。及敵過吳江。思恭不稟望。自以兵出太湖。橫擊其尾。乃中軍係虜之民。聞兵至。皆爲內應。縱火焚舟。幾獲四太子者。思恭雖勝。望怒其不白。然竟不遷官。所沉敵舟。凡半年許。尙在河中。吾家船至平望。方欲首西以行。東風又發。又一帆至吳興。時望軍已

駐吳興矣。凡由折得風，自垂山至吳興，真天以相吾家也。老幼皆安然而歸。始見弟妹，已抵吳興旬日。待制乃遣使臣以書與信寄謝世忠董旻輩。因送二卒往，仍取行李告勅之寄軍中者。既取以歸，聞世忠舟師敗於金人，始敵在鎮江不可出，故卽陸往建康，嘗聚吾宋士大夫，令籌所以破世忠軍。皆云海船如遇風不可當，船大而止，且使風可四面。卒難制，如風使舟耳。卒難搖動，敵然之。選舟載兵，舟榜七八。乘天曉風未動，急搖近世忠，以火箭射之。船人救火不暇，又無風，船不可動。遂大敗，陷前軍十數舟。自餘得遁。蓋世忠初知金人往建康，亦泝江以舟師與對壘。時議者固已非之，曰：兵法勿迎於水內，半濟而擊之，利。今乃迎之於水內，安有利也。初，予在焦山，見世忠陳兵江中，而鎮江江口山上有兀立不動。下視吾軍者。世忠船特大，早晚諸將來稟議，絡繹不絕，皆用小舟。明知大者爲世忠，自餘五軍船，歷歷可數。吾嘗自念，吾軍中事，金人莫不目見耳聞，而敵人軍中事，吾軍略不知之，亦可慮矣。終抵於敗，何智術之疎耶。於是金人安然渡江北歸。然世忠進官加恩，猶自若也。不數月，待制守錢塘。世忠入覲，時車駕駐會稽，所待世忠良厚，乃大喜，卻恨前此失於一見。且置董旻爲之障，旻來謁，亦有慚色。聞世忠將入錢塘界，謂旻曰：胡待制今卻相見如何。旻無語，但愧汗而已。世忠所攜杭妓呂小小，卽時以去。初，小小以有罪，繫于獄，其家欲脫之，投世忠。世忠偶赴待制飯，因勸酒啓曰：某有少事告待制，若從所請，當飲巨觥。待制請言之，卽以此妓爲懇。待制爲破械，世忠欣躍，連飲數觥，會散，攜妓以歸。妓後易姓茅。

明清嘗於畢少輩處覩種明逸手書所作詩一首。殆五十年猶能全記。今錄於此。樓臺縹緲路岐旁。共說
新真白玉堂。珠樹風高低絳節。靈臺香冷醮虛皇。名傳六合何昭晰。事隔三清恨渺茫。欲識當年漢家
意。竹宮梧殿更淒涼。

世傳太公家教。其言極淺陋鄙俚。然見之唐李習之文集。至以文中子爲一律。觀其中猶引周漢以來事。
當是有唐村落間老校書爲之。太公者。猶曾高祖之類。非渭濱之師臣明矣。文中子想亦是唐所錄。其
言未免疎略。經本朝阮逸爲之潤色。所以辭達於理。學者宜熟究之焉。如市井間所印百家姓。明清嘗
詳考之。似是兩浙錢氏有國時小民所著。何則。其首云趙錢孫李。蓋錢氏奉正朔。趙乃本朝國姓。所以
錢次之。孫乃忠懿之正妃。又其次。則江南李氏。次句云周吳鄭王。皆武肅而下后妃。無可疑者。

明清家舊有常子允元祐中在館閣同舍諸公手狀。如黃秦晁張諸名人皆在焉。後爲龔養正頤正易去。
比觀洪景虛容齋三筆。乃云見於王順伯所以爲高子允者。常名立汝陰人。與家中有鄉曲之舊。夷父
秩之子。熙寧初父子俱以處士起家。子允爲崇文館校書郎。元祐中再入館。後坐黨籍。謫永州監稅以
卒。石刻碑中可考。此卷乃子允與大父者。而景虛乃指以爲高君。不知高子允又何人耶。
杜子美作飲中八仙歌。敝酒中之樂甚至。由是觀之。子美蓋亦好飲者。不然又焉得醉中詆嚴武。幾至殺
身耶。

宣和中外祖曾空青公守山陽。有堂胥之子韓璉者。以御筆來爲轉運司。勾當公事。年未冠而率略之甚。

一日語外祖云。先丈嘗爲何處差遣。外祖答云。曾在中書。復詢云。何由耶。答云。建中靖國之初。自右府而過。璉大笑云。豈有察院而過中書省乎。蓋謂其儕類而然。外祖卽應之云。先公自知樞密院。拜右僕射。璉默然。闔席爲之開堂絕倒。

雷轟薦福碑事。見楚僧惠洪冷齋夜話。去歲婁彥發機。自饒州通判歸。詢之云。薦福寺雖號番陽巨刹。元無此碑。乃惠洪僞爲是說。然東坡先生已有詩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之句矣。按惠洪初名德洪。政和元年。張天覺罷相。坐通關節。竄海外。又數年。回僧始易名惠洪。字覺範。考此書。距坡下世已逾一紀。洪與坡蓋未嘗相接。恐是先已有妄及之者。則非洪之鑿空矣。洪本筠州高安人。嘗爲縣小吏。黃山谷喜其聰慧。教令讀書。爲浮屠氏。其後海內推爲名僧。韓駒作寂音尊者塔銘。卽其人也。

韓子蒼駒。本蜀人。父爲峽州夷陵令。老矣。有一妾。子蒼不能奉之。父怒。逐出。內侍賈祥者。先坐罪竄。是郡駒父事祥甚謹。祥不能忘。子蒼于父逐之後。走京師。祥已收召大用事。子蒼困甚。倦游。漫往投之。祥不知得罪於其父也。獻其所業。偶祐陵忽問遷謫中。有何人材。祥卽出子蒼詩文以進。首篇太乙真人蓮葉之句。上一覽奇之。卽批出。賜進士及第。除祕書省正字。不數年。遂掌外制。

紹聖中有王毅者。文貞之孫。以滑稽得名。除知澤州。不稱其意。往別時宰章子厚。子厚曰。澤州油衣甚佳。良久。又曰。出錫極妙。毅曰。啓相公。待到後。當終日坐地。披著油衣食錫也。子厚亦爲之啓齒。毅之子。偷也。

石才叔蒼舒。雍人也。與山谷遊從。尤妙於筆札。家蓄圖書甚富。文潞公帥長安。從其借所藏褚遂良聖教序墨蹟一觀。潞公愛玩不已。因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盛稱公者爲真。反以才叔所收爲僞。才叔不出一語以辨。但笑啓潞公云。今日方知蒼舒孤寒。潞公大哂。坐客赧然。

玉照新志卷第四

中興初政治。宋齊愈退翁獄斷案。得之陸務觀云。是年大駕自維揚倉猝南狩。文書悉皆散失。未必存於有司。因錄於左。然紹興中。趙鼎張浚爲左右相。嘗共啓于高宗云。靖康之末。金人議立僞主。意在張邦昌。而退翁適在衆中。發於憤躁。掌上密書以示所厚。云夷狄設意如是。坐有姦人。隨聲唱之。故及於禍。思陵惻然憐之。詔追復元官錄其子孫。元牘云。建炎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尙書省札子。臣僚上言。新除諫議大夫宋齊愈。昨三月初間。同王時雍等在皇城司聚議。乞立張邦昌拜大金。賜詔畢。書立狀時。雖時雍等恐懼。不敢填寫張邦昌姓名。而齊愈執筆奮然大書張邦昌三字。仍自持其狀。以示四坐。無不驚駭。齊愈自言。自從二月在告不出。欺誕若此。聞左右時雍等實齊愈也。今使居諫議大夫之任。一時陛下未知其人邪佞。而朝廷未有人論。更乞聖裁。七月八日。同奉聖旨。宋齊愈罷諫議大夫。令御史臺王賓置司根勘。具案奏聞。今據王賓勘到。宋齊愈招金人。邀請淵聖皇帝出城。未回。知縣傳承軍前遣吳玠等將文字。稱廢淵聖。其舉堪爲人主一人。及知孫傳等乞不廢淵聖皇帝。不許。須管於異姓中選舉姓名通申。齊愈知孫傳等在皇城司集議。遂到本司。見衆官及卓子上文字。不論資次。管舉一人。齊愈問王時雍舉誰。時雍曰。金人令吳玠來密喻旨。意在張邦昌。今已寫下。只空姓名。又看得元來文字。請舉軍前南官。以此參驗。王時雍言語。卽是要舉張邦昌。齊愈恐違時雍。別生不測。爲時雍曾說吳玠

密諭張邦昌亦欲蚤了圖出。齊愈輒自舉筆於紙上書寫張邦昌姓名三字。欲要於舉狀內填寫。卻將呈時雍稱是。又節次徧呈在座元集議官。齊愈令人吏依紙上所寫張邦昌三字別寫申狀。係時雍等姓名分付吳玠莫儔將去。其舉狀內別無齊愈姓名。初蒙勘問時。懼罪隱下不招。再蒙取會到中書舍人李會狀。二月下旬間。忽有左司員外郎宋齊愈自外至。見商議未定。卽於本司廳前取紙筆。就卓子上取紙一片。書寫張邦昌三字。卽不是文字上書。徧呈在坐。相顧失色。皆莫敢應。別無語言。其所寫姓名文字。係宋齊愈手自搗去。會卽時起去。是時只記得胡舜陟在坐。司業董道干間亦在坐。未委見與不見。其餘卿監郎官。會以到局未久。多不識之。及根取元狀。單子勘方招檢準。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書內一項。昨金人迫脅張邦昌僭號。實非本心。已復歸舊班。其應干供奉行事之人。並與放免。法寺稱宋齊愈係謀叛不道。已上皆斬。不分首從。勅犯惡逆以上。罪至斬。依法用刑。宋齊愈合處斬除名。犯在五月一日大赦前。合從赦後。虛妄杖一百。罰銅十斤。情重奏裁。同奉聖旨。宋齊愈身爲士大夫。當守節義。國家艱難之際。不能死節。乃探金人之情。親書僭逆之名。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造端在前。非受僞命。臣僚之可比。特不原赦。依斷。仍命尙書省出榜曉諭。吳江王份之孺云。唱之者楊愿也。紹興中。附麗秦檜。爲簽書樞密院命矣。夫近又得張杖敬夫記其父魏公浚語。益明其風指左證之寃。今備書云。建炎元年。大人朝南京。爲虞部員外郎。時宋退翁齊愈爲諫議大夫。舊相好也。南京庶事草創。就置三省於行宮。李公綱秉政月餘矣。一日夜漏下。大人過退翁省中。見退翁笑曰。今日李僕射有三札。李公素

有名譽。所建明乃爾。一欲盡括天下之馬。其二欲括東南民財。聽富室盡輸。不限以數。其三欲郡增置兵。大郡二千人。次千五百人。子以爲何如。大人曰。胡可行也。退翁曰。然西北邊之馬。今不可得。今獨江淮以南耳。其馬可用耶。民財。第其等限而取之。猶恐其擾。況此可藝極耶。至於兵。假若郡增二千。月費十萬緡以養。今時州郡堪此耶。素有額者。且不能滿。況外增耶。某方論其不可矣。復捧腹而笑。出其札以示大人。大人曰。不可上也。退翁愕然曰。公知其札已是不可。某論之而云不可上也。大人曰。宰相不勝任。論去。諫官職也。豈有身爲相。未幾。上三事。而公盡力駁之。彼且獨不怒者。公欲論其不可相耳。退翁不樂曰。吾故爲其有虛名。但欲論此三事。旣而語頗厲。大人卽退臥省中。展轉曰。人雖至交。亦有不可言者。翌日。遇朝參。郎省亦入見。退翁上對。少頃。出過省門。相遇。望見其有得色。前執手曰。適奏昨札。上甚喜。大人搖首曰。恐公受禍。自此始矣。退翁猶憮然而去。居四日。而難作。張邦昌之挾賊以僧也。在金營議已定。今載於諸錄。可考驗也。退翁自會議所歸。遇鄉人問之。曰。今日金所立者誰。退翁書邦昌姓名於掌以示之。而李丞相付獄。觀望以爲退翁。丞相竟匿其墓。而執李會章。論退翁死。李公旋罷相。後上亦聞其詳。惻然仁閱。復退翁官。而官其子。己卯夏。棫侍旁聞之。敢私志云。見之長編。靖康二年二月。注李忠定號爲中興名相。而私意害人。亦復如是。與夫褚河南之譖劉洎。陸敬輿之短竇參。殆一律矣。白圭之玷。可勝嘆喟。其後御史馬伸疏忠定之罪。首以三事爲言。

洪芻駒父等獄案。亦得之陸務觀。云亦是省部散失史冊所遺者。建炎元年八月十四日。尙書省送到侍

御史黎確奏。準尙書省劄子。五月十八日。同奉聖旨訪聞。昨來京城。圍閉王府主第及宗室戚里之家。以至庶民。根括金銀。官司周懿文王及之。余大均。胡思陳沖等。因緣爲姦。隱匿財物萬數。浩瀚及聚飲歌樂。無所不爲。士大夫負國至此。難以一例寬貸。可差黎確馬伸就臺根勘。具案聞奏施行。洪芻罷諫議大夫。張才卿罷刑部郎中。胡思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陳沖。並先已放罷。今勘到。具撮明白刑名下項。降受朝散郎。前太僕少卿陳沖。差往親懿宅抄札。將王府果子契用摘花歸家。與內人同坐喫酒。令內人唱曲子。見牙簡隱匿。公然受犒賞酒。并錢將出。剩金銀。待隱匿入己收掌。未曾取討。緝六百一十五疋。除輕罪外。進條監主自盜。合絞刑。賊罪處死。除名。該大赦原免。緣五月十八日奉聖旨。難以一例寬貸。根勘聞奏。前大理卿周懿文抄札景王府。喫蜜煎等。將摩孩羅士女孩兒等歸家。受犒設酒。及喫宮人酒果交觀。計賊六疋六尺。除罪外。進條行下。合杖六十。公罪賊外。笞五十。不曾計到摩孩羅賊。如不滿百文。係城內竊盜。杖八十。如滿百文。杖一百。賊罪定斷。議賊外。杖九十。罰銅九斤。入官。放罷。在赦前合原。朝議大夫前刑部郎中張才卿。差起發懿親宅金銀。喫內人酒果等。與內人滲氏離三四步坐喫酒。令內人張福喜唱曲子。受犒設酒。將抄札扇兒摩孩羅等歸家。受酒估贓。計絹八疋。羅七尺。除輕罪外。進條與所部接坐。合徒二年。私罪官減外。徒二年半。罰銅三十斤。入官。放朝散大夫洪芻。差抄札見景王府祇候人曹三馬。後囑託余大均放出。將來本家同宿。願作祇候人。進條監守自犯姦。合流三千里。私罪議減外。徒三年。追一官。罰銅二十斤。除名勒停朝請郎。前吏部員外郎王及之。抄札金銀。見

官屬將寧德皇后親妹。追提苦辱。並不施行。及喫受沂王府媿好位酒食。不鈴束覺。察人吏與鄭紳家。女使嬌奴等私通。及犒設酒。根括金銀。買抵包換入己。計贓二十五疋。除輕罪外。準條係以私物貿易。官物計利。以盜論。合加徒流。贓罪。追六官。除名。勒停。朝散大夫。前司農卿胡思。推擇張邦昌表內。添入。諂奉語言。及抄札棣華宅。有祖宗實錄。借看。及罷館伴。不合借破馬。太僕寺差到。馬點數不見。是大王府公然乘騎。不見實錄十冊。認是親事官失去。除輕罪外。係不應爲重。合杖八十。贓罪外。杖六十。先次。據于照人說出。逐人罪犯。朝請郎前添差開封少尹余大均。往景王府喬貴妃位抄札到金銀。與內人。喬念奴並坐飲酒。唱曲子。以資首金。銀爲由。放喬念奴乘馬歸家。收養作祇候人。隱藏根括籠子一隻。寄金銀庫內。於內取出麝香二十臍。餘被府尹納了。除輕罪外。據內不估到所盜麝香錢。如滿十貫。係監主自盜。加役流遠。追舉官。除名。勒停。如滿三十五疋。合絞刑。贓罪除名。朝奉郎主客員外郎李彝。差往王府抄札。與內人曹氏等飲酒。及與內人喬念奴等飲酒。並坐知余大均洪芻等待雇買曹氏等。放令逐便。請洪芻等筵會。令曹氏女使唱曲子。除輕罪外。準條。李彝係不應出謁。而出謁。合徒二年。私罪。追兩官。勒停。案後收坐。該赦原。五月十八日。同奉聖旨。余大均陳沖洪芻情犯深重。論並當誅戮。各特。貸命。除名。勒停。長流沙門島。永不放還。至登州交割。張才卿責受文州別駕。雷州安置。李彝責授茂州別駕。新州安置。王及之責授隨州別駕。南恩州安置。周懿文責授隴州別駕。英州安置。胡思責授沂州別駕。連州安置。並依斷。其後駒父渡海。有詩云。關山不隔還家夢。風月猶隨過海身。竟沒於島上。又由。

婦人焉。死甚可哀。言之醜也。不欲宣之。有子楨字仲本。亦能詩。爲徐師川塔。嘗出知永州。

黃進者。本舒州村人。少爲富室蒼頭奴。隨其主翁。爲父擇葬地于郊外山間。每葬師偕行。得一穴最勝。師指示其主云。葬此。它日須出名將。進在傍默識之。是夕。迺挈其父之遺骸瘞于其所。主家初不知爲何人也。已而逃去爲盜。坐法竄流。又數年。天下亂。進鳩集黨類。改涅其面。爲兩旗。自號旗兒軍。寇攘淮甸。間人頗識之。朝廷遣兵捕之。遂以衆降。制授右階。後累立戰功。至防禦使。

自紹興講和以來。金使經繇官私牌額。悉以紙覆之。蓋常年之例也。隆興間。金使往天竺山燒香。過太學門。臨安尹命官吏持紙往。署太學二字。有直學程宏圖者。攔幘立其下。曰。太學。賢士之關。國家儲材之地。何歎於遠夷。堅執不令登梯。吏以白于尹。尹以上聞。阜陵嘉歎久之。遂免。至今循之。宏圖後登第。上記其姓名。喜其有守。擢大理司直。遷丞而卒。宏圖。番陽人。詞翰亦佳。然使酒難近。人多忌之。

乾道中。趙渭礮老爲臨安尹。時巨璫甘昇。權震一時。有別墅在西湖惠照寺西。地連郡之社壇。昇欲取以廣其圃。礮老欣然領命。有州學教授者入議狀。以謂戎祀國之大事。豈可輕徇闈寺之欲。易不屋之祭耶。力爭之。卒不能奪而止。忘其姓名。或云石斗陸九淵。未知孰是焉。

錢處和。紹熙甲子歲。爲明州通判。招魏南夫處賓館。史直翁。乃南夫同舍生。偶罹橫逆。拘係。適歲當行科舉。南夫爲請于處和。處和憐之。懇太守始得就試。遂預首薦。明年登進士第。調餘姚尉。復與南夫爲代。其後二公皆登揆路。處和雖止參預。然常行宰相事。異哉。

思陵紹興乙亥歲。秦檜之殂。更化之初。竄告訐之徒。張常先而下。前後凡十四人。此盛德大業。恥言人過。仁厚之風。合符昭陵。後來編纂聖政錄。適秉筆之臣。有託其間。羣從者略而不書。是致讀者爲之憤然。近修實錄。乃用其徒弟位長史局。不但未必發明偉績。且使秦氏姦惡。殆將併揜。深用歎惋。高抑崇閱。紹興中爲禮部侍郎。忤秦檜。以本官奉祠四明里中。疾篤。丐休致。且以書懇於秦。覬復職名。庶幾祿及後人。蓋是時有制。雖侍從。未復元職。格其賞延故也。述其窮困之狀。言極激切。秦覽書。初亦憐之。呼持書之僕來。詢其生計如何。而僕者強解事。迺爲夸大之語。妄增其產業。以白於秦。秦怒云。高抑崇。死猶誑人如此。竟寢其請。至秦亡。始追賈次對而獲卹典。

隆興初。有太學生張行簡者。臨安人也。嘗與同舍生遊西湖。俱大醉。委之而去。臥于大佛頭石像之陰。夜半月色如晝。酒亦少醒。有素衣婦人者。至其所云。妾家距此不遠。可同歸少款否。生領略之。至其舍。屋宇帷帳。甚爲雅潔。亦有使令之屬。逢迎悉如意旨。遂寓止焉。由是流連數日。燕飲甚歡。情意旣洽。遂至忘歸。婦曰。君懷家否。往返當自若也。自是生時造之。益以膠固。生曰。吾家稍寬敞。可以偕往否。婦曰。此亦不憚。但有所碍而不可入禁城。奈何。再三詢之。云。君誠有意。可訪尋鶉桔丁二枚。貼于錢塘門。卽無所懼矣。生扣問爲何物。婦曰。刑人之杖。瘡膏藥鑿也。生爲經營得之。抱關者疑而問焉。生云。有所厭勝。而然耳。已而婦果與之。俱造其廬。亦無以異於常人。然自此多疾。疾。日覺羸瘠。忽有道人至其門。見之云。君之所遇。乃草木之妖。若不捨之。必有性命之虞。生惶懼。詢之曰。此魅不敢過江。且亟往浙東避之。

卽免。生從其言。挈囊登舟之際。婦人者。跟跳戟手岸側而罵。既次會稽。偶有同齋生延佇以處。自是日向安寧。出入起居如常。積是三閱寒暑。或有勉其還家者。且曰。歲月旣久。魅必他往。不能爲祟。可無所慮焉。生於是整棹西歸。方登石塘。婦已先在焉。喜氣可掬。遂與之同歸。不數月。生疾復作而死。竟不知爲何怪也。

隆興三年。趙丞相汝愚。廷試第一。時外舅爲刑部侍郎。臚傳旣歸。明清啓云。適曾稱賀否。宗室魁天下。今日創見。可謂熙朝盛事。禮宜爲慶。外舅擊節云。班行中適無一人舉此。今無及矣。太息久之。

紹興乙卯。張安國爲右史。明清與仲信兄在左。鄭舉善郭世模從。范李大正之。李泳子永多館于安國家。春日。諸友同遊西湖。至普安寺。於窻戶間。得玉釵半股。青蚨半文。想是遊人歡洽所分。授偶遺之者。各賦詩以記其事。歸以錄似安國。安國云。我當爲諸公攷校之。明清云。淒涼寶鈿初分際。愁絕清光欲破時。安國云。仲言宜在第一。俯仰今四十餘年矣。主賓六人。俱爲泉下之塵。明清獨苟存於世。追懷如夢。黯而記之。

左與言。天台之名士大夫也。其孫哀其樂章。求爲序。其後云。政宣之際。文物鼎盛。異才彙出。天台左君與言。委羽之詩裔。飽經史而下筆有神。名重一時。學者之所敬仰。策名之後。籍甚宦途。屢彰美效。謫聞薦紳。著書立言。自托不朽。平日行事。蓋見之國子虞仲容所述誌碑詳矣。吟咏詩句。清新嫵麗。而樂府之詞。調高韻勝。好事者尤所爭先快觀。豪右左戚。尊席一笑。增氣忘倦。承平之日。錢塘幕府樂籍。有名姝

張足女名濃者。色藝妙天下。君頗顧之。如無所事。盈盈秋水。淡淡春山。與一段離愁。堪畫處。橫風斜雨。搖衰柳。及堆雲翦水。滴粉搓酥。皆爲濃而作。當時都人有曉風殘月柳三變。滴粉搓酥。左與言之對。其風流人物。可以想像。俟擾之後。濃委身於立勳大將家。易姓章。遂疏封大國。紹興中。君因覓官行闕。暇日。訪西湖兩山間。忽逢車輿甚盛。中覩一麗人。褰簾顧君而顰。曰。如今若把菱花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視之。乃濃也。君醒然悟入。卽拂衣東渡。一意空門。不復以名利關心。老禪宿德。莫不降伏皈依。此殆與夫僧史所載樓子和尙公案。若合一契。君之孫文本。編次遺詞若干首。名曰筠翁長短句。欲以刻行。求余爲序。筠翁君之自號。與言其字。字蓋析其名云。余旣識之。服膺三歎。併爲書此一段奇事。

紹興辛巳冬。完顏亮自斃於揚州。明年正月。詔起外舅方務德帥淮西。明清實從行。至建康。與張安國會於郊外。安國之妹夫季瞻。伯山外姑之甥鄭端本德。初共途。皆士子也。是時得旨。令募童行往掄戰沒之骸于淮上。外舅從蔣山天禧二寺得二十輩。以二月六日。自采石共一大艦渡長江。是夏。孝宗卽位。明清與伯山德初。俱以異姓補官。外舅安國。皆正席禁路。僧雖悉祝髮爲浮屠。想是日日辰絕佳耳。

歐陽文忠公詩云。蘇子美挽詞。奏邸獄冤誰與辨。高橋客死世通悲。以爲用事親切。而世不知高橋客死之義。後來紹興中。秦熺勢方鼎盛。嘗託其客陸升之。仲高下問於明清。偶省記得。見吳地記。後漢梁鴻。客食吳門。死於高橋。而子美亦然。因以告之。熺甚以賞激。未幾會之殂。熺亦逐矣。

紹興辛酉冬。仲信兄客臨安。嘗觀是歲南郊儀仗於龍山茶肆。忽一長鬚偉男子。衣青布袍。于稠人中歎

息云。吾元豐五年遊京師。一見之後。不會再覩。今日之盛。殆與昔時無異焉。仲信知其異人也。亟下拜。俛興已失之矣。

紹熙癸丑歲。明清任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時括蒼蔣世脩繼周以獨座前資來爲郡守。宣城舊例。每發軍食。則幕職兵官俱集倉中。是歲十二月。散糧。明清以私務入倉小緩。逮至其門。見諸君聯車而出。悉有倉黃之狀。詢之曰。通判周世脩建議。欲以去歲舊粟支其半。羣卒惡其陳腐。橫挺於庭。出不遜語。欲入白黃堂矣。且衆兵隨其後。明清亟止之云。可復歸舊矣。一面令車前二卒長傳呼諭之云。僉判適自府中來。已得中丞台旨。令盡支新米。亟令專知吏往白史君。告以從權便宜之故。於是卒徒歡呼帖服。無敢譁者。不然。亦幾殆焉。蔣守由此遂相論薦。然露章中不欲及也。

汪彥章在京師。嘗作小闋云。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涵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好箇霜天。閑卻傳盃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令席間聲之坐客。有挾怨者。亟以納檜相指爲新製以譏會之會之怒。諷言者遷之於永。

王綸字子霞。其家嘗有神降。自稱西華寶懿夫人。年二十餘。絕代之容也。其形或隱或現。有二詩以遺子霞。今錄于左。靈臺本清明。花木相葳蕤。宮深藏白日。金堂吐華輝。彈棋玉局寒。鬪草珠露晞。闔苑多美人。形飛心不移。醉眼憑春風。惟有蝴蝶知。如何忽相失。負我雲際期。而今兩鬢腳。迤邐秋婦絲。紫清祕消息。行雲住無時。世間若寂寥。空此隨盛衰。又云。洞境春色長。人間夜寒早。西真不翦天外花。東君自

鬣雲邊草，玉女鐸萼香滿枝。碧玉養根紅落稀，青玉樓臺二十里。二十里花盡桃李，凌風人去鶴不還。萬年依舊瑤池水，闌干有曲通太無。寶井霞牽金轆轤，風回紫繖繡衣卷。流金影轉烟鸞孤，可憐世事杳難盡。至道雖元眉睫近，埃塵點染空自悲。此時不來來何時，字畫尤佳。今尙藏子霞所，雖置在李太白詩中，誰復疑其非耶。

靖康丙子，何文縝稟作相，敵騎初退，時議欲率文武百僚拜乞乾龍節上壽。文縝命吏部郎中方允迪元若爲三表才上，卽允所請。後二表不復用，文縝與允迪束稱歎不已。且云：恨不果用，然當誦佳句於百僚之士也。今列于後。第二表云：立爲天子，肇興黃帝之英姿，請祝聖人，允執唐堯之謙柄。載陳悃愮，冀動淵衷。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勇智生知，聰明性稟，東宮主器，盛德久孚於寰瀛，內禪膺圖，大計果安於社稷，厲精爲治，側身修行，儉奉己而厚事親，寬御衆而亟承祖，維震夙之令旦，萃普率之歡呼。五百歲爲春秋，寧俯稽於南楚，一千年而華實，盍遠取於西池。何睿意之勿休，當禱儀而固拒，伏望昭一人之有慶，納萬壽之無疆。陋彼太宗，南向辭而必再，超乎孝武，中岳呼而止三。幸賜俞音，式符公愿。第三表云：節紀千秋，歸美游形於剡牘，享加三夏，隆謙再卻乎舉觴，効罄輿情，頻于宸聽。皇帝陛下，兆於變化，生而神靈，舉建已誕彌之辰，應流虹長發之瑞，盡仁皇之忠厚，指乾元於向辰，有神祖之聰明，數同天於過信，正心誠意，勤邦儉家，地闢天開而除妖災，雷厲風行而成功治，龍樓問寢，欣西宮鳴蹕之還，虎符發兵，致北鄙控弦之遠，式全丕構，允謂中興，豈有首臨蘭殿之期，而當力拒華封之祝，伏望皇帝陛

下制行不以已。斂福用錫民。登五成三。偉示慈之高。宴桑田東海。協稱壽之歡。謠罔違就日之懷。克受後天之算。

陳橋驛在京師。陳橋封邱二門之間。唐爲上元驛。朱全忠縱火欲害李克用之所。藝祖啓運立極之地也。始藝祖推戴之初。陳橋守門者距而不納。遂如封邱門。抱關吏望風啓鑰。逮卽帝位。斬封邱。而官陳橋者。以旌其忠於所事焉。後來以陳橋驛爲班荆館。爲夷使迎餞之所。至宣和五年。因曾讜建言。遂命羽流居之。錫號曰鴻烈觀。俶擾之後。又不知如何耳。讜字徽言。魯公之曾孫。慥之父也。

宋咸茂談錄云。祖宗以來。殿試用三題。爲以先納卷子無雜犯者爲魁。開寶八年廷考。王嗣宗與陳識齊。納賦卷。藝祖命二人角力以爭之。而嗣宗勝焉。嗣宗遂居第一名。而以識爲第二人。其後嗣宗帥長安。种放自從官歸終南山舊隱。一日。嗣宗往訪之。放命諸姪羅拜。而嗣宗倨受之。放以爲非而誚焉。嗣宗怒云。舍人教牧牛兒時。嗣宗已狀元及第矣。放曰。吾豈與角力兒較曲直耶。遂至忿爭。事旣上聞。詔放徙居洛川以避之。已上宋錄中云。蓋亦略見之三朝史矣。而司馬溫公涑水紀聞。乃云。嗣宗與趙昌言角力而勝。昌言乃太平與國四年胡旦榜第二人。嗣宗廷試所爭。乃陳識。溫公所紀偶誤焉。嗣宗是歲以橋梁渡長江爲賦題。蓋當年下江南一時勝捷故耳。

蔡襄在昭陵朝。與歐陽文忠公齊名一時。英宗卽位。韓魏公當國。首薦二公。同登政府。先是。君謨守泉州日。晉江令章拱之在任不法。君謨接以贓罪。坐廢終身。拱之望之。表民同胞也。至是。旣認寃於朝。又撰

造君謨乞不立厚陵爲皇子疏刊板印售于相蓋中人市得之遂干乙覽英宗大怒君謨幾陷不測魏公力爲營救事見司馬溫公齋記及歐公奏事錄記之甚詳君謨終不自安乞補外出官杭州已而憂去遂終故魏公與君謨帖云尙抑柄用此當軸者之愧也親筆今藏呂子和平叔處

先祖舊字子野未登第少年日攜歐文忠公書贊見王文恪子宛邱一見甚青願云某與公俱六一先生門下士他日齊名不在我下子野前已有之當以我之字爲遺先祖遂更字曰樂道今世多指爲一人先祖位雖不及文恪而名譽籍甚於熙豐符祐之時文恪長子仲弓實韓持國壻持國夫人實祖母親姑由是情益以稔熟仲弓之弟卽幼安始名寧後以有犯法抵死者故易名襄而仍舊字靖康初以知樞密院爲南道總管辟先人爲屬偕行有督勤王師檄文薦紳多能誦之

秦檜初擢第王仲皖以其子妻之仲皖後避靖康諱改名仲山仲山朴魯庸人也禹玉子而鄭達夫禹玉壻達夫之室蓋檜妻之親姑也達夫當闕處以密州教授翟公巽爲守前席之代還薦于朝得學官繼而蚤緣鄭氏中宏詞科吳弁力薦其才學除郎靖康中張邦昌使金辟置爲屬以行邦昌使還拜相屬呂舜徒好問薦引入臺浸遷中司金會粘罕妄有易置君位監察御史馬伸首倡大義上書粘罕言甚不然檜偶爲臺長列名爲冠會怒拘檜與其妻王氏於北方檜旣陷金無以自存託跡於金之左戚悟室之門悟室素主和議者也凡經四載乃授以旨意得其要領約以待時而舉密縱之使挈其妻航海南歸抵漣水軍敵始至淮上旣退郡人推土豪丁超者領郡事敵再至遂殺超敵退衆復推超子祺領

軍事年方十八九矣。禩假舟至楚州。令典客王安道偕行。幾爲郡守楊揆所斬。賴揆之館賓管當可。揆之得免。時韓蘄王世忠駐軍高郵。會之不敢取道於彼。復自楚泛洋至會稽。入三江門。思陵方自溫明乘槎入越。暫以駐驛。富季申爲中丞。露章乞遜其職於檜。上亦懷其前日之忠。卽從季申之請。尋登政府。繼拜右揆。引公巽爲參政。季申爲右府。富翟二公。後卒不合而紛競。二公罷政。然悉存其職名。示以報德。檜乃建北客歸北南人留南之策。蓋欲與悟室相應。大拂人情。遂從策免。故制云。自詭得權。而舉事嘗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褫職告云。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爲移建明二策之謀。爾材可見。投閒屢歲。呂頤浩趙鼎張浚前後爲相。皆主戰者也。適鄴瓊以廬州叛。而德遠以弗績責。粘罕誅死。劉豫廢斥。悟室大用事。思陵與念疆場。生靈久罹鋒鏑。亦厭佳兵。檜起帥浙東。入對之際。揣摩天意。適中機會。申講和之謀。遂爲己任焉。大契淵衷。繼命再相。以成其事。凡敵中按籍所取北客。悉以遣行。盡取兵權。殺岳飛父子。其議乃定。逮太母迴鑾。臥鼓滅烽逾二十年。此檜之功。不可掩者也。故洪光弼於稠人廣衆中。昌言悟室。托其寄聲之語。切中其病。乃遭遠竄。及夫求表勳之後。挾金之勢。權傾海內。不知有上。鈐制中外。脅持薦紳。開告訐之門。興羅織之獄。士大夫重足而立。使其無死。柰何。後來完顏亮舉國南寇。豕突兩淮。極其蹂踐。適有天幸。顏亮自斃。不然殆哉。由檜之軍政弛備。所以致此。檜之罪。不可逃者也。紀之于帙。可不戒哉。其後挽達夫之子億。年視儀執政。拜以滔天之罪。流於南州。旣放逐。便卜居於章貢。以其壻曾慥作郡守。王安道爲江淮守帥。以禩爲觀察使。

邦昌家屬悉得還浙中皆酬私恩也。

玉照新志卷第五

秦檜既殺岳氏父子。其子若孫皆徙重湖閩嶺。日賑錢米以活其命。紹興間。有知名士知漳州者。建言叛逆之後。不應存留。乞絕其所急。使盡殘年。秦得其牘。令札付岳氏。知而已。士大夫爲官爵所釣。用心至是。可謂狗彘不食其餘矣。不欲顯言其姓名。以爲薦紳之玷。

明清前志。紀孫仲益童子之年。對東坡先生之句。始得之。仲益之從子長文。云其家世居毗陵之洛社。蓋仲益之先人。教村童於市中。東坡元祐四年。自禁林出牧杭州時也。案仲益以辛酉生。是年八歲矣。近觀周益公仲益之集序云。得之于葛常之立方所著韻語陽秋。且辨之云。東坡自南海歸時。仲益已年二十一矣。當是元豐乙丑。自汴過常州時。東坡自黃州內徙。未始至洛社。而海南歸終於毗陵。由是而知葛周二說皆非。當以長文之言爲正也。

東坡先生南遷北歸。次毗陵。時久旱得雨。有里人袁點思與有一絕云。青蓋美人回鳳帶。繡衣男子返雲車。上天一笑渾無事。從此人間樂有餘。書以呈東坡。坡大喜。爲之重寫。且以手柬褒之。至今袁氏刻石藏於家。點字思與。後登第。仕至朝請大夫。以名字典郡云。

仲彌性并。淮上知名士也。登第之後。諸侯交辟。久之。得通判湖州。楊娼韻者。以色藝顯名。一時彌性感之。誓與偕老。韻以誕日。嘗作醮供。彌性爲代作醮詞云。身若滄浮。尙乞憐於塵世。命如葉薄。敢祈祐于元

穹。適屆生初。用輸誠曲。妾綠業如許。流落至今。桃李半殘。何滋於苑囿。燕鶯已懶。空鎖於樊籠。隻影自憐。寸心誰亮。香爐經卷。早修清淨之緣。歌扇舞衫。尙掛平康之籍。伏願來吉祥於天上。脫禁錮於人間。改往修來。收因結果。辟纒織屨。早諧夫夫婦婦之儀。墮珥遺簪。永脫暮暮朝朝之苦。人之所願。天不可誣。仲楊故事。雖甚親切。然黷穹甚矣。尋卽俱去。適王承可鈇爲郡守。與之啓云。方將歌別駕之功。聞已泛扁舟而去。已而與大獄。彌性坐廢二十餘年。逮秦檜殂。始獲昭雪。繼而入丞光祿。出守蘄春。以疾終于淮東儀幕。

嘉祐末。有人攜一巨魚入京師。而能人言。號曰海哥。銜耀於市井間。豪右左戚。爭先快觀。亦嘗召至禁中。由是纏頭賞賚。所獲盈積。常自聲一辭云。海哥風措。被漁人下網打住。將在帝城中。每日教言語。甚時節。放我歸去。龍王傳語。這裏思量你。千回萬度。螃蟹最恓惶。鮎魚尤憂慮。李氏園作場。躍入池中。不復可獲。是歲黃河大決。水入都門。壞民室宇數百家。已而昭陵升遐。

熙寧辛亥壬子間。武侯李忘其名。以供奉官爲衡州管界巡檢。一日捕盜入九疑山。深歷岩洞。人跡罕到。忽瞻絕嶺路。窮不可上。徘徊民舍。遙見嶺中間有青烟一點。了然可辨。指以示村民。云。居常見之。但不知爲何人所燎。樵夫牧子。皆不能到也。李侯識其處。歸以告同姓李君彥高者。李君業文。志未就。嘗以養生不死爲意。每聞有方士異人。必訪之。與游處者皆此類。恨未有得也。聞侯言。頗喜。卽裹糧假侯所與同行。從者一人往詣之。至其所。則獨尋路望青烟處。攀緣藤而上。嶮危備歷。忽得平地。有草堂三數

間叩門而入。見一老人燕坐其中。忽覩李君。驚相謂曰。何爲至此。此非人跡可到也。李揖前。敘以久慕仙道。聞所聞而來。老人笑揖。與之坐。李問老人姓名。曰。吾唐末人。因離亂避世隱。歷名山來。此亦三五十春秋矣。姓邢氏。名字不必問。吾亦不欲聞於世。李意其爲邢和璞。問之。則曰。非也。因問李曰。吾避世久。不接人事。聞今國號宋。不知天子姓氏。傳代幾葉。年號謂何。又指面前二小池。乃有竹筒作刻漏狀。曰。從來甲子日辰。吾盡知之。今日乃何日。所不知者。國姓年號耳。李因盡告以熙寧天子姓號。傳序年月。仙老頷之而已。李又問仙翁居此既久。曾略下山乎。曰。從來此。凡三因取水到半山下。他時未嘗出也。因叩以仙經道術要訣。則曰。此當修養。自到。難以口耳傳授。但以脩心治性。凡爲人倫慈愛忠孝事。告之。李不得問。糧盡乃歸。又數日。卽爲五日糧。裹之而去。復至其所。其人笑喜問勞。李遂留五日。復叩之。則告以吐納鍊養之事。每坐語倦。則援瑟鼓之。其聲韻非世間之音。李絕不能辨其曲操。但覺草堂中。逡巡如驚雷怒濤之聲。旣罷。而餘韻不絕也。左右凡四窗。皆長。几上文史如世間書。李竊視之。皆墨字天篆古文。間以朱字。如刊正校讎者。李皆不能曉。五日糧盡。又歸。歸數日。又攜五日糧以往。仙翁復笑延之。如故。漸無間矣。李復叩之。遂以內丹真訣語之。李所說如此。恐其別有得。亦不傳也。因謂李曰。吾以天上校對天書。自有程課。不須復來。恐妨吾事。吾亦不久徙居他處矣。李問以窗間道書。云此皆仙房所著天上書。凡係仙籍。皆與分校。勘此吾所校。已則歸之。別給他書也。因贈李十二詩。臨行。又書一絕。皆天篆古文。李初莫能識。其後竟不復往。莫知所之也。李得詩。凡與同志。或吾徒中善隸篆者。討

尋十八年。方盡識十三篇。遂以傳也。李今在衡汾湘間。頗有所得。但人無知者耳。羅君言如此。羅善篆。親授於李君。天篆本摹之。許他時見贈。因默記十三篇。手錄示予。云此湘潭羅仲衡所記云。詩列于后。其題云。詩贈晚學李君。虛皇天詔下仙家。不久星橫借客槎。壁上風雲三尺劍。林前龍虎一爐砂。行乘海嶼千年鶴。坐折壺中四季花。爲愛陰符問元義。更隨驪海入烟霞。久掩山齋看古經。但矜猿鶴事高情。爐中且喜丹砂死。岩下近聞朱草生。堪鄙塵寰馳妄理。莫教流俗聽希聲。清溪有路無人識。獨弄滄浪一濯纓。詰曲川原幾里深。偶尋岩壑在前林。長懷萬古典墳樂。果稱幾年泉石心。將著道經延白日。偷收岩藥化黃金。山中欲訪逍遙客。爲報白雲深處尋。人稀境靜絕塵埃。野客尋源或到來。怪石結成真洞府。亂山堆就假樓臺。久窮至理難期老。獨放真機學未該。得共山翁話虛寂。不妨岩下且徘徊。翠微堆裏隱雲烟。石擁藤蘿小洞天。常篆丹符驅木魅。每呼山鬼汲溪泉。養成玉座千年石。煉過河車九轉鉛。記得潛虛真伴侶。出門爭贈買山錢。秋景澄清物象希。山家沉寂俗難齊。常聽嶺瀑連雲瀉。時有林猿隔岫啼。月黑發明靈武動。夜寒囊破蹇驢嘶。收身已脫人間世。贏得烟蘿在處題。丹雄初伏櫃方靈。萬里蓬壺第一程。神室不封添夜火。金砂新浴煉真形。稚川篋裏藏丹訣。鴻寶方中檢藥名。既得仙人小龍虎。便尋根本到長生。旋滴岩頭石裏泉。研硃將點洞靈篇。只看壁外數千卷。勝走人間三百年。何事役心求妙友。便須窮理到真仙。竹關松逕逍遙境。雅使山翁恣意眠。眼前龍虎實紛紜。說破丹砂世莫聞。故脫衣冠尋舊隱。便將猿鶴入深雲。閑編野錄前朝事。靜校仙經古篆

文滿腹分明。惟自識塵寰。誰認紫陽君。無言隱几閉松扃。萬古襟懷獨自靈。筆研特鋪三卷篆。彈冠嘗動一簪星。青童去。擲南山。北帝經。天道不須窺牖見。滿門山岳自青青。山家何物是知音。也勝人間枉用心。學就萬年龜喘息。習成千歲鶴呻吟。沖和久養通靈獸。關節常調不死禽。獨對翠微誰更問。鼎分三足伴光陰。世事功名不足論。好乘年乘少入真門。渾如一夢莊仙蝶。況是千年柱史孫。須向黃庭分內外。不交周易祕乾坤。他年陵谷還遷變。家住蓬瀛我尙存。外一絕云。日轉蓬窗影。漸移羅浮舊。隱別多時。瀛州伴侶無消息。風撼岩前紫桂枝。

靖康元年。金人初犯京師。种師道爲宣撫使。李伯紀以右丞爲親征行營使。伯紀命大將姚平仲謀劫賊寨。數日前行。路皆知之。敵先爲備。初出師。以爲功在頃刻。令屬官方允迪爲露布。忽報失利。上震驚。於是免伯紀師道亦罷。復建和議。汪彥章靖康詔旨云。方會之文。非也。今列于後。臣聞天生五材。自古無去兵之理。武有七德。聖王以保大爲先。蓋中國之撫四夷。猶上穹之統羣物。必春生而秋殺。當仁育而義正。故黃帝神靈。爰親征於涿鹿。高宗嘉靖。尙遠克於鬼方。夏禹舞干而格。有苗。周宣飭車而伐玁狁。著在前籍。蔚爲顯庸。矧當真人之勃興。端惟昌時之全盛。蠢爾羯寇。干于天誅。猛將如雲。憤四郊之多壘。元甲耀日。赫一怒以安民。爰鋪張於洪休。以明示於德意。恭惟皇帝陛下。勇由天錫。聖本生知。挺表正萬邦之資。擅冠帶百蠻之勢。春秋書王者大一統。會茲御極之年。夷狄聞中國有至仁。盡効充庭之貢。顧肅慎之末裔。爲女真之小邦。宜修獻楛之恭。自甘張革之陋。乃連叛將。共縱野心。始盜燕雲之七

州旋陷。藩邢之兩郡。敢踰天險。徑窺日畿。負上皇不賞之異恩。恣其悖侮。意天朝久安而弛備。可以憑陵。驟驅羊羣。輒攻雉堞。注飛矢以如雨。僅此射天。倚長梯而侵雲。難於超海。盡矣豺狼之技。屹然金湯之雄。少卻陣以暫休。假請和而驕索。求五府巨儲之金帛。割三鎮難捐之土疆。且質宰臣。仍要帝弟。惟兼憂外夷之生命。深軫淵衷。而曲從近弼之遠猷。勉徇谿欲。其金賊謂我怯懦。愈懷貪婪。歛重貽而弗厭。散輕兵而益騁。蹈籍我郡縣。驚擾我輔邑。虜掠我人民。敗壞我牛馬。發冢取貨。增盛怒於田單。髡髮爲兵。渺長思於管仲。神奪其魄。肆耽荒淫。罪通於天。決取殄滅。特遊魂于死地。似絕命於歸途。可破之形。有識共見。臣恪遵睿訓。大整軍容。近越三旬之間。式備六師之衆。威名有素。敢期草木之能知。號令所加。庶幾旗幟之改色。數出精銳。分據要衝。擁旄之宿將鼎來。勤王之勇士霧集。正月某日。某官种師道統若干人來。某日。某官姚平仲統若干人來。某官种師中統若干人來。諸處將兵排日。以列於此。以誇大之。各懷義槩。願淨妖氛。奮不顧身。古之名將弗過。前無橫陣。誓難與賊俱生。馳逐習而進止。閑約束明而申令。熟御得其道而咸作使。慮善以動而惟厥時。以戰誰能禦之。有禮其可用也。籌運玉帳。無亡矢遺鏃之勞。氣吞沙場。斷匹馬奇輪之返。二月一日。計議已定。部分最嚴。是夜子時。遣范瓊領二千騎銜枚而西。斫營以入。致羣賊之自擾。引大兵而夾攻。殺氣干霄。呼聲動地。臣於是時。躬帥禁旅。嗣承德音。出榮德門。至班荆館。旣親行陣而督戰。亦度緩急以濟師。蜚廉効靈。鼓疾風而向敵。回祿助順。扇烈火以燎原。天道甚明。人心爭奮。埽窟穴之盤結。變灰燼于須臾。臣又分兵以解范瓊之圍。遣騎以助平仲之進。疾如破

竹順若建瓴。日逐溫禺。已示染鐔。罽鼓之狀。單于行說。將羅係頸。笞背之刑。觀獲醜之繼來。信犂庭之可待。其金賊道窮。矢盡糧絕。人飢走未。於白駝。鬪猶同於困獸。三日卯時。出師而載戰。圍賊壘者數重。士怒益張。馬逸不止。競執訊而折馘。紛喋血而履腸。其日午時。某人先遣衛兵三百。易皇弟康王。從行之人。出金賊不意。挾康王上馬。由某門以歸。衆智同符。神謀間發。全棠棣之愛。副鵠鷓之求。子儀見虜之誠。斯焉可擬。平原歸趙之計。彼若亡奇。其日申時。某人手刃金賊太子。某人擒獲叛將藥師。勦厥渠魁。垂街張不漏之網。生致反虜。下吏責未酬之恩。兇徒潰而冰消。餘衆驚而鳥散。亟加追躡。寧俾逋逃。寶貨具存。苟息詎慙於馬齒。武威方用。葭宏未議於虎皮。遂收十全之功。何謝八先之略。臣載惟上帝。以倣晉。佑宋睿。主以昌唐。應天日。表龍姿。夙膺神與之異。風聲鶴唳。助成師至之威。豈容小醜之迷昏。未知初政之精厲。臨事而懼。雖有在庭之合辭。惟斷乃成。盡出當陽之獨運。果因多算。遂奏膚功。挽天河以洗甲兵。裂屬國而夷阮谷。受命清廟。方定謀以出征。飭喜端門。俄大獻而奏凱。火通甘泉。而啓文帝。騎至渭水。而激太宗。故知王業之難。允發天顏之喜。折隨何而置酒。效豈專於用儒。賀小白而舉觴。請無忘於在莒。臣猥參邈列。愧乏長才。聖謨洋洋。上稟新書之妙。虎臣矯矯。旁資羣策之良。不敢貪天以爲功。正欲與衆而偕樂。臣無任瞻天望聖。踴躍慶快之至。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建炎己酉春。康志升允之帥浙西。辟先人入幕府。時高宗皇帝六飛南幸。先人揣知金敵之亂未已也。辭之。臨行。移書志升。乞備西境。言極激切。是冬。敵騎果至。取道之境。悉如先人之言。今載于后。某聞及其

時而弗思。思之而不及。此天下事所以大壞而不可救藥也。先事而圖者。非利害有以見於外。英明有以主於內。則絲紛滿前。一是一非。何以適從。此賤子輒獻瞽言。冀於信察也。自以蒙名公殊遇。有日矣。賓筵初啓。首蒙辟置。恩德重大。非特一己知之。士大夫傳以聳動也。昨辭去屬邑。不以爲忤。未忍默默以負於門下也。切惟朝廷以錢塘重鎮。東南要衝。控扼之地。付於左右。拊綏制置。重任兼而有之。明公虔奉睿意。令以威駕。風馳電駛。懲惡護善。百廢俱起。千重之間。歌頌載塗。杭民圖像以事。晨炷香如供佛事。父母明公。旣保令名而與俱矣。則圖惟厥終。所謂公之安危。卽國家之安危。其可忽哉。某仕於此。爲日滋久。覽觀山川。考驗圖史。輒有以爲耳目之助。而非苟然也。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蘇。會稽三郡。因錢氏建國始盛。請以其西境言之。北有常潤。下連大江。浙西觀察使治所在京口。蓋相距數百里。形勢也。其東滄溟。雖海山際天。風濤豪壯。然海門中流。至淺狹。不可浮大舟。匪夷狄能窺。其南則浙江。以限吳越。惟州西境無大山。長川虛怯可虞。錢鏐本臨安人。始因宣歙羣盜。米直曹師雄作亂。自鄉里起兵。保有臨安。人始因餘姚。至敗黃巢於八百里。威名益振。遂分建八都於兩境。精兵各千人。互相策應。新城縣聖安都。杜稜守之。富陽縣靜江都。聞人守之。臨安縣石鏡都。董昌守之。餘杭縣龍泉都。凌大舉守之。鹽官縣海昌都。則徐友及。北關鎮則劉孟容。臨平鎮則曹信。浙江鎮則阮結。又置都知兵馬寨於龍泉。臨安以爲援。建八都堂於府第。日與賓幕娶議。至建霸府也。累世皆大興佛寺於西湖。匪特祈福爲觀美而已。實據諸峯之險。爲候望也。結婚宜歛節度使田頔。犄角以備江南李氏。蓋錢鏐本臨安

人又立功起於西境。故知此形勢爲盡。惟能保其西境。由今觀之。今昔雖異。利害一同。自餘杭龍泉無五十里地名。霍山平路如砥。可徑抵城下。龍泉拒安吉廣德。甚邇。今日議者。惟於蘇潤二州置帥宿兵。不知西境乃先務也。某愚。慮過計。萬一敵騎過江。金陵不可攻。豕突直抵安吉廣德。以搖錢塘。則數百里響動。是邦危矣。伏望台慈。察一方之利害。從邦人之至願。考八都舊迹。別行措置。聞諸朝廷。使金陵宣歙。與我相爲表裏。出兵據險守要。事無不濟。餘杭臨安兩邑十豪。比諸縣最爲驍銳。擇其守令。例假一官以鼓舞之。使扼其要路。逾於金湯之固矣。某少遊蒲中。觀唐睢陽畫像。私切歎曰。此眉宇英威凜然。真足以定睢陽矣。況其胷中哉。今明公文武忠孝。屏翰王室。保斯人以更生。又朝奏夕下。與聖旨相唯諾。何惜建此於朝。而始終錢塘之人也。張睢陽守一城。捍大下。以蔽遮江淮。沮遏賊勢。今皇輿新渡浙江。明公能自此郊大振軍聲。連絡江東。挫賊鋒。使胡馬不敢南牧。較事機輕重。張睢陽何足道哉。有守禦圖一本。隨以爲獻。犯分妄言。無以辭誅。或稍因閑暇。呼之使前。更畢其初說。又幸矣。

曾吉父。早歲入館。然平生不曾關陞。以故後來雖爲監司郡守。猶帶權發遣也。□□如州資□□人。縱有罷□□薦剡自若□□也。吉父爲廣西漕。嘗舉其屬吏姓黃者。改官赴部。告行。忽啓吉父云。有一事。久擬奉白。先生早往下關陞。於門生實有利害耳。曾氏父子每與客言。以資一笑。徐敦立守潞陽。有郡博士葛鎮者。欲上書於朝。大詆王荊公。有云。乞將王安石之親黨。盡行竄謫。使天下後世以爲邪說之勸。以副本呈似敦立。敦立笑云。度之斥謫不足道。然公卻有利害。鎮詢其說。敦立笑云。度乃王氏壻。

倘從公言。折了一紙舉狀矣。鎮赧然而退。二事特相類。併記之云。

詩話云。昭陵時。近臣賦詩一聯云。秦帝宮成陳勝起。明皇殿就祿山來。或有譖於九重者。上覽其首句云。朱衣吏引上高臺。卽不復視。天語以爲器量如此。何足觀耶。謗焰遂熄。嗚呼。昭陵豈不見全篇。倘盡以過目。則不可以回互矣。此堯舜之用心。宜乎享國長久。

宋王仲言。爲王性之銓之子。博學洽聞。長于紀載。所撰揮塵前後諸錄。汲古毛氏皆已刊布。惟玉照新志見遺。考是書。唐宋叢書。寶顏祕笈。皆載有六卷。然刪削竄亂。俱非完帙。是本爲吳方山岫藏本。出自秦西巖手錄。書止五卷。而王堯臣諫取燕雲疏。李長民廣汴都賦。姚平仲擬破敵露布諸巨篇。皆全載。原跋以爲世所罕見。且與錢曾王讀書敏求記卷數符合。則非有所佚脫明矣。今四庫著錄者亦六卷。或卽一書而卷帙分併歟。抑流傳別有善本歟。顧中祕書籍。一時未由窺見。謹以是編付諸剞劂云。

嘉慶九年甲子春三月。琴川張海鵬識。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志新照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王明清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七〇七四
張



3
4
2769